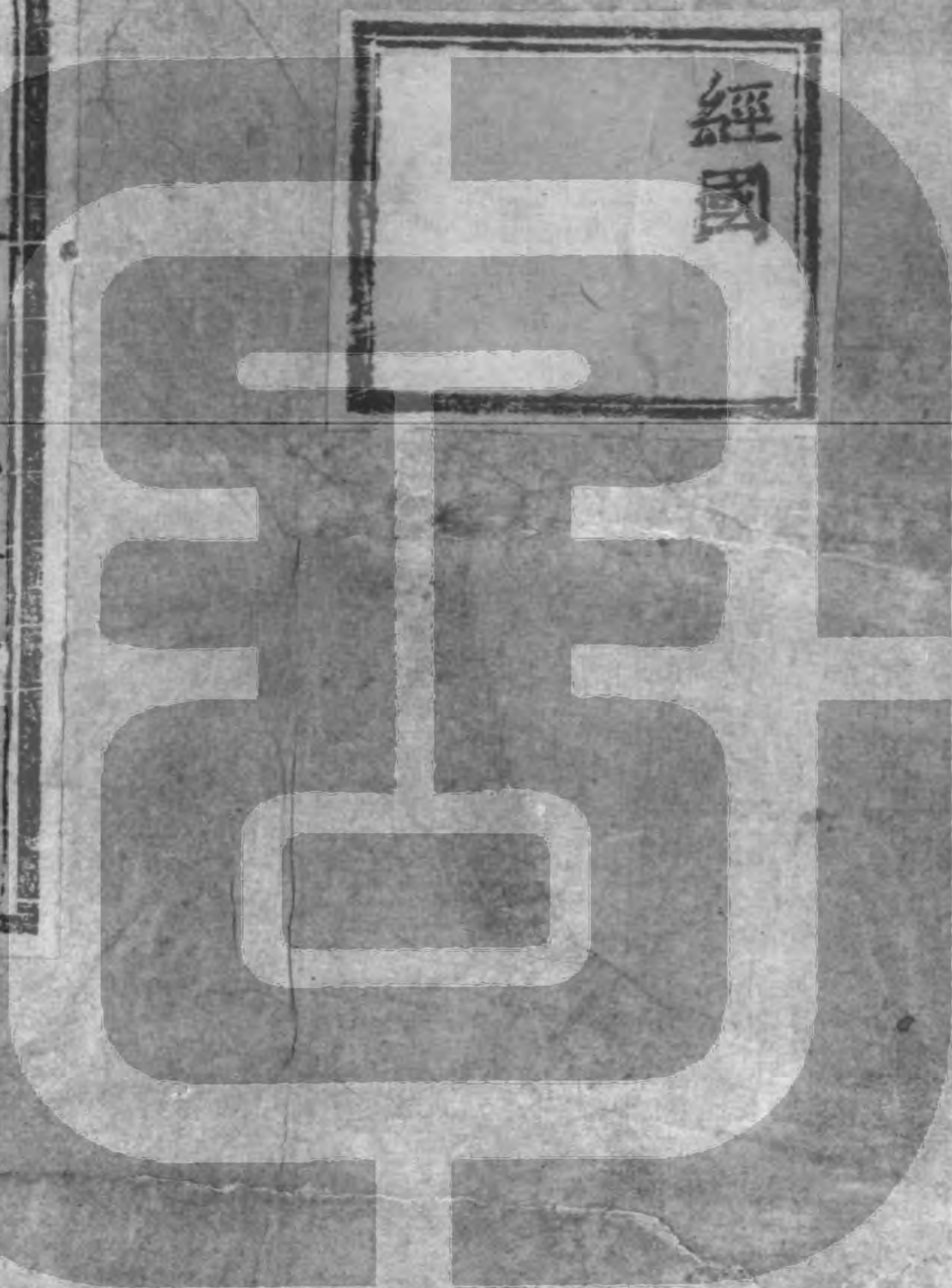


6244  
:43

經國

歷代名臣奏議

卷九十三  
之九十五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十三

經國

宋孝宗時張浚論和戰利害疏曰。臣今月二十五日恭被御筆處分。臣已即日具奏去訖。臣雖愚陋。中有所懷。敢不盡言。伏惟聖慈俯賜矜察。今之議者。孰不以戰守為說。其次則就遵舊轍。重講前好。以臣觀之。戰守之說是也。然而爭城爭地。罪不容誅。城高池深。兵甲堅利。委而棄之。地利不如人和。則是戰守之中。尚有可得而論者焉。臣竊以為戰守之道。本以廟勝。君天下者。誠能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用之戰則克守則固。理有決然者矣。如是而後。可以言戰守。仰惟陛下。以神聖恭儉之資。受太上委任之重。即位以來。孜孜治道。然而德政未洽于人心。宿弊未革於天下。揆以廟勝。猶有可疑。臣愚願陛下發乾剛奮獨斷於旬月之間。大布詔旨。一

新內治。盡循太祖太宗之治。使南北之人。知有大治於後。人心既孚。兵氣必振。臣衰暮之景。精力有限。理當退閑。以全晚節。豈肯分毫更有覬念。獨以事機迫切。治亂安危。斷在今歲。臣若尚懷顧畏。他日身名具喪。辱國辱家。悔之無及。伏願陛下深軫宸慮。早定至計。事或二三。終恐無成。臣愚干冒聖聽。俯伏俟罪。

起居郎胡銓上疏曰。右臣准樞密院劄子十一月十四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於後省限一日集議。當與不當議和。合與不合遣使。禮數之後。先土疆之取與。條具聞奏。仍令各舉所知。以備小使者。臣竊惟國家自紹興初。與金虜講和。竭民膏血而不卹。忘國大讎而不報。上下偷生。苟安歲月。以為盟好可恃。蕩然決去藩維之守。一旦完方亮變生肘腋。宗廟社稷幾不血食。天下寒心。陛下即位以來。乾剛可斷。奮然一擲。任張浚及二三大臣。力謀恢復。符離之師。兵不血刃而

故疆復得。使李顯忠盡忠於國。不貪小利。以成大舉之功。則中原響應。勢若破竹。恢復之期。可指以俟矣。雖然。功雖不成。事雖不立。自京都播遷之。又垂四十年。未有如符離之舉也。虜人緣此震懼。知陛下有大為之志。知廟謀有出不意之奇。知邊鄙有折衝敵愾之人。知臺諫有明目張膽之臣。知朝廷有面折廷諍之士。以為中國有人。遂有乞和之意。兵法曰。無故而求和者謀也。虜人詭計。端在於此。昨來京都失守。本於大臣取南仲主和。二聖劫遷。本於宰相何鼎主和。維揚失守。本於宰相汪黃主和。完顏亮之變。本於權臣主和。自汴京板蕩以來。四十年間。醜虜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何嘗不以和哉。暴蔑我二聖。汙踐我兩宮。殘毀我宗廟。陵夷我社稷。發掘我陵寢。皇天后土。實聞此言。今欲與不戴天之讎。講信脩睦。三綱五常。掃地盡矣。就令和好可成。犬羊可信。決不叛盟。孝子順孫。寧忍為之。况萬萬無可

信之理庫。前車覆後車戒。陛下若不深思遠慮。力脩政事。力備守備。力任將相。力圖恢復。而苟目前之安。臣恐後車又將覆也。議者乃曰。姑與之和。而陰為之備。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陛下聞之。熟矣。嗚呼。燕安醜毒。不可懷也。一溺於和。則上下偷安。將士解體。終身不能自振。尚又安能戰乎。其為醜毒多矣。可勝寒心。冒犯天威。臣無任戰懼之至。

銓又進故事。口冒頓既立。時東胡強。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頓問群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延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與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匈奴中間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旣脫。旣脫。

境上供望之虞。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旣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群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人。諸言與者皆斬之。

臣謹案春秋以地為重。凡書取地。皆惡之也。成二年。取汶陽田。則齊以戰敗而賂我。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則我以不義而賂齊。夫齊以戰敗而賂我。非我取之也。而必書取。專惡我也。我以不義而賂齊。非齊取之也。而必書取。專惡齊也。取汶陽田。雖專惡我。然齊亦與有罪焉。何者。為人子孫不能守先祖之土地。而輕以與人。得無罪乎。取濟西田。雖專惡齊。然我亦與有罪焉。何者。為人子孫不能守先祖之土地。而輕以與人。得無罪乎。夫春秋書法。重地如此。以為萬世守國者之戒也。嗚呼。冒頓夷狄也。且能知地者國之本。而不以與人。可謂深得春秋重地之旨矣。可不鑑哉。

銓為敷文閣直學士。乞規恢遠圖。既曰。臣頃坐異議。竄斥嶺海者垂三十年。自謂老於窮荒絕域。不復齒搢紳之列。豈意天假之年。陛下登大位。首賜收召。臣獲保首領。盡室生還。復見天日之清明。平昔區區之私鬱結。而不得伸者。頓畢之於旋宸之前。指天誓心。有死無貳。故兩叅華禁。首尾九年。每一賜對。臣未嘗不洗髓滌慮。極其精誠。期有以感動天聽。誠以今日國讎未報。陵寢未歸。故疆未復。臣所以夙夜痛心。誓不與醜虜共天者也。伏惟皇帝陛下。天錫勇智。退託以不能。惟兼聽是務。每聞臣言。曲賜優容。稱其直諫。臣摩厲此心。日復一日。不知老之將至。迫於七十致仕之禮。懇祈再三。陛下委曲保全。又復寵以延閣之美。臣雖碎身粉骨。不足以報天地父母之恩。輒敢極竭愚衷。少裨國論之萬一。伏望陛下體堯蹈舜。轉禹轍湯規。恢遠圖。委任賢。正黜邪。理財訓兵。濟師練將。遠縲鯨鯢。然後布告中外。大

明君臣父子之義。必報國讎。必歸陵寢。必復故疆。混一區夏。以副太上付託之重。臣雖在畎畝。死無所憾。臣既陛辭。即出備門。無復再瞻日表。臣不勝惓惓愛君憂國之誠。

揚萬里上疏曰。臣聞有天下之憂。有君子之憂。天下之憂。憂其君之不為也。君有為矣。天下之喜。而君子之憂也。蓋不為之君。其心遲。天下之所不快。有為之君。其志銳。天下之所甚喜。雖然。喜者憂之所由寓也。銳者違之所由伏也。夫何故。銳則速。不以速而成。則以速而折。天下之事。有百全之成。而無一折者乎。求其成。則必有以忍其折。不忍其折。則無務於速也。速而折。折而不忍。則銳安得不變。而為遲哉。一朝之有為。必至於終身而不為。是故君子見其初而憂其終。古之君子得有為之君。而輔之。以求立天下之大功。則必有以養其君之志。而古之君子亦必有以自養其志。詳其發而重其舉。非詳其發也。

怨發之疎。則一發足以廢百發。非重其舉也。怨舉之輕。則一舉足以廢萬舉。君臣之間。其立也堅。而其謀也老。夫是以有成。老則不欲速。堅則雖可折而不可沮。勝而不勇。敗而不怯。得而不喜。失而不挫。優游容與。以待天下之隙。而徐制其要領。蓋昔者晉文之圖霸也。二年而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民知義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禮。蓋文公之志。踊躍奮迅而信。民知信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禮。蓋文公之志。踊躍奮迅而欲有為者。一也。而子犯三遏之。越王之報吳也。四年而召范蠡。問曰。伐吳可乎。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曰。伐吳可乎。又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焉。又一年。又問焉。則皆曰。未可也。蓋越王之志。踊躍奮迅而欲有為者。四也。而范蠡四拒之。夫二臣者。舉其君。踊躍奮迅之氣。而納之於抑鬱憤悶之地。使朝夕咨嗟求逞而不得逞。則無乃過乎。蓋二臣者。得所以養其君之志。懼其速而折。折而沮也。及其國力已強。兵氣已振。事機之來而不可失。勝形之見而不可禦。則破楚滅吳。了此事。不終朝爾。唐之德宗。其志有一日不在於平藩鎮者乎。然不勝其憤。銳於遣三將而一伐。一伐而生朱泚之變也。則不敢言及於藩鎮者。終其身。求節度則與節度。求宰相則與宰相。故藩鎮之禍。始於肅宗而成於德宗。至於亡唐。藩鎮亡之也。德宗豈真成藩鎮之禍者哉。速而折也。折而沮也。使德宗而不速。則不折。折而不沮。則豈不猶可為。何遽至於晚年之姑息哉。文宗之志。有一日不在於誅宦官者乎。然不勝其憤。銳於任誣注而一決。一決而生甘露之禍也。則不敢言及於宦官者。終其身。專制則聽其專制。詆辱則甘其詆辱。故宦官之禍。始於明皇而成於文宗。至於亡唐。宦官亡之也。文宗豈真成宦官之禍者哉。速而折也。折而沮也。使文宗而不速。則不折。折而不沮。則豈不猶可為也。何遽至於飲恨而沒哉。二君之志。本以求天下之大功。

而反以得天下之大禍。則不養其志之患也。頃者新天子即位之初。春秋鼎盛。聖武天挺。超然有必報不共戴天之心。剋復神州之志。天下仰目而望。庶乎中興之有日也。然親征之詔朝下。而和議之詔夕出。元戎之幕方開。而信使之輅已駕。紛紛擾擾。以至於今。而國論卒歸於和。此其病安在哉。蓋非今日之和者。特離之役也。事不極。則反不生。勢不激。則變不形。暄甚則雨。冬窮則春。理固然也。戰豈與和期哉。和者戰之變也。非求變也。激而不得不變也。且是役也。天子之志固在於取中原也。抑嘗熟策之詳議之耶。議之不詳也。策之不熟也。得城而不能有也。成功而不能善後也。是故前日之勇。一變而為怯。前日之銳。一變而為鈍。安得而不歸於和哉。當其師之出也。臣固知有今日之和也。何則。天子即位之初。雖以堯舜為之。亦不能以一日而洽威德於天下也。威德未有以洽乎天下。而欲一舉以求非常之功。是非有成心也。有偉心爾。成乎心。猶未必成乎外也。心則偉矣。獨能成乎外耶。今日之事。臣所大懼者。懼天子之志沮於一折。而虜人有以窺吾之沮。而天下之禍所從生也。唐之二君。蓋可鑒矣。人有未富而先急於作大屋者。屋未成而家已貧。則他日一墻之類。一籬之缺。而不敢議於補葺。夫一墻易補也。一籬易葺也。其費與屋同不同也。勇於屋之大。而怯於藩牆之細。則其志之沮也。臣嘗讀蜀志。至於劉昭烈三見諸葛亮之事。則為之太息。蓋昭烈以漢之裔。欲誅曹操。以復漢室。此昭烈之雅志也。然得徐州。則失徐州。得豫州。則失豫州。敗於呂布。又敗於曹操。奔走狼狽於荆楚之間。而無所於歸。宜其億而不復自振也。而其見亮曰。孤不度德。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嗟乎。昭烈者是時已老矣。衰敗屢折。而志猶未已。此亮之所以樂於委身而願効其謀者也。彼其徒

而反以得天下之大禍。則不養其志之患也。頃者新天子即位之初。春秋鼎盛。聖武天挺。超然有必報不共戴天之心。剋復神州之志。天下仰目而望。庶乎中興之有日也。然親征之詔朝下。而和議之詔夕出。元戎之幕方開。而信使之輅已駕。紛紛擾擾。以至於今。而國論卒歸於和。此其病安在哉。蓋非今日之和者。特離之役也。事不極。則反不生。勢不激。則變不形。暄甚則雨。冬窮則春。理固然也。戰豈與和期哉。和者戰之變也。非求變也。激而不得不變也。且是役也。天子之志固在於取中原也。抑嘗熟策之詳議之耶。議之不詳也。策之不熟也。得城而不能有也。成功而不能善後也。是故前日之勇。一變而為怯。前日之銳。一變而為鈍。安得而不歸於和哉。當其師之出也。臣固知有今日之和也。何則。天子即位之初。雖以堯舜為之。亦不能以一日而洽威德於天下也。威德未有以洽乎天下。而欲一舉以求非常之功。是非有成心也。有偉心爾。成乎心。猶未必成乎外也。心則偉矣。獨能成乎外耶。今日之事。臣所大懼者。懼天子之志沮於一折。而虜人有以窺吾之沮。而天下之禍所從生也。唐之二君。蓋可鑒矣。人有未富而先急於作大屋者。屋未成而家已貧。則他日一墻之類。一籬之缺。而不敢議於補葺。夫一墻易補也。一籬易葺也。其費與屋同不同也。勇於屋之大。而怯於藩牆之細。則其志之沮也。臣嘗讀蜀志。至於劉昭烈三見諸葛亮之事。則為之太息。蓋昭烈以漢之裔。欲誅曹操。以復漢室。此昭烈之雅志也。然得徐州。則失徐州。得豫州。則失豫州。敗於呂布。又敗於曹操。奔走狼狽於荆楚之間。而無所於歸。宜其億而不復自振也。而其見亮曰。孤不度德。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嗟乎。昭烈者是時已老矣。衰敗屢折。而志猶未已。此亮之所以樂於委身而願効其謀者也。彼其徒

手而成鼎峙之業。莫以此哉。今天子以天下之半。帶甲百萬。表裏江淮。安坐而指揮天下之豪傑。以圖恢復祖宗之業。而深靖康之耻。進則成混一之功。守則成南北之勢。何至於以一小折自沮。而汲汲以議和哉。臣願天子堅昭烈之志。而毋以唐之二君自虞。則中興之功。天下未絕望也。

萬里又論國勢曰。臣聞善立國者。以人成天。而不以天敗人。蓋國之所以廢興短長者。天也。而所以使其廢興短長者。非天也。人也。惟人為能成天。惟天亦能敗人。非天之敗人也。人實恃天以自敗。而天亦不能如之何也。且夫國於天地。有興立焉。古之國蓋有至弱而存。有至強而亡者。蓋有一再傳十餘年而遂滅。有三四十七八百年而不絕者。夫強者宜其不可亡。一再傳者。皆艱難創業之君。宜其不可滅。而乃至於滅亡。何也。弱者宜其朝不及夕。傳世至於二三十君之

後。大抵不驕則怠。宜其無以自立。而乃至於長存。又何也。求之而無其形。究之而無其端。故曰天也。國一國也。有昨廢而今興。有既亡而復存。君一君也。有朝弱而暮強。有前衰而後盛。夫豈不以人乎哉。故夫善養身者。能延既絕之年。善謀國者。能延既衰之祚。人之所至。夫亦至焉。故曰人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國計。與孔子孟子之徒。為世主言者。大抵言人多於天。而言天寡於人。則憂夫有國者。之以天敗人也。臣竊觀天眷我國家已往之驗。以下方來之祚。則知商周歷年之數。未足為國家喻也。臣蓋喜而憂之。喜者天也。而所憂者人也。方逆虜為靖康之役。彼謂天下無復國家有也。而民心依依。冀其舊君。我是以有南京之立。方逆虜為維揚之役。彼謂深入窮侵之計。不淺也。而風潮効靈。一隔千里。我是以有海道之安。方逆亮為江上之役。彼謂投鞭於江。可以利涉也。而千艘一炬。虜酋授首。我是以有江



海之捷。則天之維持全安我國家者屢危而屢不危。愈搖而愈不拔。其春何如也。則國家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了了在人目中矣。雖然。天之所以天者盡矣。而人之所以人者果盡也耶。臣不得而知也。果不盡耶。臣不得而知也。臣獨怪夫赤白囊一至。則廟堂騷然而失措。某所未有。備某所未有。募市人招武勇。以為臨時應卒之計。講解之議一許。則君臣欣然而相慶。罷戎幕。散舟師。徹邊防。息憂顧。以享安逸。無為之樂。既君臣欣然矣。而邊塵又動也。則騷然之色復見。既廟堂騷然矣。而和議又集也。則欣然之心復生。此何為者耶。千金之家。不幸而大盜為之鄰。前有父兄不戴天之讎。而後有盡盜吾千金之產之意。彼大盜者。日夕聚惡少。治兵刃。伺間隙以圖我。而未有以乘也。則陽謂我曰。吾與若為好也。所謂千金之主人者。將遂毀藩墻。投挺刃。晏然盤樂飲酒。而不為之慮乎。抑將外姑與之好。而陰益為之

備也。嗟乎。千金之子。能不忘於盜。而為天下國家者。不能不忘於敵。天下之憂復有大於此者乎。則所謂以人成天。而不以天敗人者。臣所不敢知也。蓋臣聞之。古之敵國對壘。而未有息肩之期者。其處之大略有四。一曰謀。二曰備。三曰應。四曰墮。何謂謀。晝不甘食。夜不安寢。君臣日夜感類相顧。以敵讎未滅為大憂。以天下未一為大恥。以宗廟社稷未有萬世不可亡之實為大懼。收召豪傑。選馬勵兵。深謀密計。期於必取。所謂卧榻之側。豈容有鼻息。雷鳴者。太祖皇帝所以建一統之大業也。何謂備。謀人而羽翼未成也。機會未至也。彘隙未生也。則遂不謀人也耶。我不彼謀。彼必我謀。是故防之也。豫而備之也。周備政刑。求人才。深溝高壘。積粟治兵。恐懼儆戒。常若一日而敵三至也。夫是以屹然有不可犯之堅。動則可以制人。靜則可以不制於人。為客則可以百全。為主則可以萬全矣。孫仲謀之所以走曹操

也。何謂應。欲為謀人而不能舉。欲為備人而不能。政事紀綱守其常。兵甲士馬因其舊。其國不至於大治而亦不至於大亂。敵不至則不慮其至。敵至則徐應其至。夫不慮其至而徐應其至。非有萬全之素也。盡於一決以幸一勝爾。故其勝也。幸也。非計也。宋文帝之所以支佛狸也。何謂墮。既不能謀。又不能備。既不能備。又不能慮。苟於安而不知危。伏於其中。媮於樂而不知憂。寓於其間。狎於敵人之詐而不悟。墮於敵人之計而不疑。至於覆亡其國。則曰天也。吳之所以誤於越也。謀人者其國興。備人者其國安。應人者其國僅存。而墮於人者其國必亡。有國者可不深懼而謹擇於此四者乎。臣竊觀朝廷今日之大計。而深所未諭也。謀耶。備耶。應耶。墮耶。蓋亦不出於應而已矣。敵至而能應。愈於不能應。非不可也。而未善也。何則。饒而始學稼。渴而始浼井。得為善理家者乎。且平居不為萬全之策。而緩急乃幸於一勝之功。可以

勝也。而不可以必勝也。可以幸也。而不可以數幸也。臣懼朝廷今與虜人講解之後。輕信其情而不防其詐也。歷下之兵一解。而淮陰之師至。鴻溝之境一分。而坂下之禍作。此往事明也。臣願朝廷深為之備。以待不測之警。而後立國之大計。臣得次第而歷陳之。其二曰。臣聞聖人不幸而當天下分裂之際者。有所謂萬世之業。有所謂數百年之業。國無兩存。無兩亡。非有北無南。則有南無北爾。有能舉天下之二而一之。此萬世之業也。畫地以相俟。據險以相拒。攻則不足。守則有餘。此數百年之業也。今聖天子既懲於一舉而折。則萬世之業。其成未有形。而其發未有候也。而數百年之業。亦獨擾擾而未求所定。岌岌而未見所立。則亦可謂不能也。已。非不能也。能而不為也。非不為也。為而不果也。果則為為則能矣。昔司馬晉內有王敦。蘇峻之亂。外有劉石之敵。晉宜不能乎。晉也。而無病乎。江左十葉之基。劉宋

之初。燕。張。梗。蜀。盧。循。逼。都。下。而。姚。氏。慕容。氏。拓。跋。氏。沸。中。原。宋。宜。不  
能。守。宗。也。而。無。害。乎。南。朝。數。百。年。之。祚。晉。宋。之。君。何。人。哉。使。朝。廷。當  
此。時。將。不。為。國。乎。雖。然。此。猶。有。天。下。之。半。也。至。於。七。十。里。而。興。高。百  
里。而。造。周。湯。文。何。人。哉。朝。廷。當。此。時。將。不。為。國。乎。雖。然。此。猶。有。土。也。  
至。於。漢。高。帝。一。劍。之。外。無。餘。物。光。武。一。牛。之。外。無。餘。資。而。以。創。業。以  
中。興。二。君。何。人。哉。朝。廷。當。此。時。又。將。不。為。國。乎。嗟。乎。以。高。光。為。之。能  
以。無。國。為。有。國。也。以。湯。文。為。之。能。以。一。國。為。天。下。也。以。晉。宋。為。之。能  
以。危。國。為。安。國。也。然。則。天。下。豈。有。不。可。為。之。國。哉。亦。存。乎。其。人。如。何  
爾。今。也。內。無。敢。峻。譙。廬。之。猖。獗。外。無。劉。石。之。英。雄。而。獨。當。一。未。亡。之  
金。虜。而。又。以。全。楚。為。家。吳。越。為。宮。此。楚。莊。吳。閻。閻。子。胥。種。蠡。之。所。以  
強。霸。用。武。之。國。也。西。控。全。蜀。南。擁。荆。襄。北。據。長。淮。此。高。帝。先。主。孫。仲  
謀。揚。行。密。之。所。以。興。起。之。根。本。也。鉅。海。限。其。東。而。三。江。五。湖。練。其。南。

北。此。古。之。六。朝。所。恃。以。為。不。拔。而。不。可。兼。得。者。也。引。巴。蜀。之。饒。漕。江  
淮。之。粟。而。西。戎。之。馬。而。號。召。荆。楚。奇。材。劍。客。之。精。銳。此。漢。唐。之。所。仰  
以。為。資。者。也。奄。是。數。者。而。有。之。而。日。夕。惴。焉。不。能。以。自。存。常。若。敵。人  
之。制。其。命。是。挾。千。金。而。憂。貧。有。孟。賁。之。力。而。憂。弱。者。也。故。曰。非。不。能  
也。能。而。不。為。也。非。不。為。也。為。而。不。果。也。使。聖。天。子。一。日。斷。自。一。心。不  
惑。群。議。卓。然。挈。吾。國。而。大。有。所。建。立。則。萬。世。之。業。為。之。有。餘。也。而。况  
數。百。年。之。業。哉。獨。患。乎。因。循。頽。墮。忘。其。我。之。所。可。惜。而。微。其。敵。之。所  
可。忌。者。而。已。矣。蓋。吾。之。所。可。惜。而。吾。不。惜。則。凡。所。可。惜。者。無。所。往。而  
惜。無。所。往。而。惜。者。亡。之。所。從。開。也。彼。之。有。所。忌。而。吾。不。示。之。以。其。所  
忌。則。凡。所。可。忌。者。無。所。往。而。忌。無。所。往。而。忌。者。寇。之。所。從。召。也。昔。者  
秦。之。滅。六。國。非。秦。能。滅。六。國。也。六。國。實。自。滅。也。不。思。久。長。之。計。而。苟  
一。日。之。安。爭。先。割。地。以。求。和。於。秦。地。朝。割。而。兵。夕。至。蓋。六。國。之。君。臣

其初以為尺寸之地不足惜也。不知夫國之亡。乃自不惜尺寸始。非尺寸之地能亡國也。尺寸之不惜。則不至於亡國。則不止。願者虜人求唐鄧。則與唐鄧求海泗。則與海泗。此何為者耶。人有禦寇而不禦之垣之外。乃毀垣以納之。曰。吾將拒之。戶。是得為善禦寇者乎。夫室以戶存。戶以垣存也。垣毀。是無戶也。室其得存乎。蜀失漢中。而劉禪降。唐獻淮南。而李景威。朝廷獨不見之耶。此臣所謂患乎忘其我之所可惜者也。漢高帝之西入關也。兵之所至。迎刃而解。如此其觀也。以仁義之師。乘暴秦之亡。如此其易也。以高帝自將。而子房為之謀。如此其全也。而不敢越宛擊秦。非宛之能重秦也。能病漢也。蓋宛者漢之後顧之病也。宛一下。則漢何病焉。使秦人先得漢之所忌。遣一將固守而不下。則秦未易以歲月入也。異時朝廷舉長淮數千里而視之。如隙地。不葺一壘。不置一卒。使寇之去來如入無人之境。此何

為者耶。是時虜之創痍未盡瘳。而勢力未全盛也。而今者狼然有窺。唯旬南下牧馬之意。朝廷儻復如前日置淮於度外。則天下之大禍至矣。虎之所以不可捕者。穹崖深林。入者凜然而又羆游乎其前。豹伏乎其左。此人之所以甚忌也。使熊與豹皆去。而虎立於途。人孰不操戈以制之哉。臧質壁盱眙。而佛狸亟還。劉仁瞻堅守壽春。而周師未得志。朝廷獨不見之耶。此臣所謂患乎徹其敵之所可忌也。大抵敵人之求。可以與。可以無與。天下之地。可以無守。可以守。可以與者。貨也。可以無與者。地也。可以無守者。已失之地也。可以守者。未失之地也。可以無與而與焉。可以守而不守焉。今之大患。不在此耶。蓋逆亮嘗求漢淮之地矣。而光堯不與之地。而與之戰。臣願朝廷以光堯之塞。逆亮而塞虜之貪。如蜀。如荆襄。如武昌。如沿江。朝廷固嘗嚴守備矣。臣願今日以待沿江之工。而待淮。凡淮之要害之

地虜之所必攻者。巨鎮如廬壽廣陵者。則各擇一大將委以一面而付之重兵。至於其它州郡。則多其壁壘而葺其城池。城池堅則可攻而不可下。壁壘多則寇有牽而不敢越。有大將重兵以居要。則沿淮之州有所恃而無所懼。兵法所謂常山之蛇者此也。蓋固國者以江而不以淮。固江者以淮而不以江。而今之說者或曰。淮不可守。而江可恃。嗟乎。不恃江者。江可恃也。恃江則江不可恃矣。昔者陳後主盡召江北之諸將以朝正。而韓擒虎賀若弼掩其虛。以至江上。陳之君臣猶曰。天塹必無可濟之理。且引周齊之兵五采皆敗。以待隋。言未既。隋師濟矣。甚矣夫江之誤南國也。非江誤人之國也。恃之者誤之也。官之竒曰。號虞之表也。唇亡則齒寒。江者淮之號也。淮者江之虞也。朝廷其勿恃江而恃淮。勿恃淮而備淮。則數百年之業可得而議矣。不然。臣恐未可以一朝居也。或者又曰。守淮善矣。其如淮地之空

曠何。若夫江者。紀涉所謂備之不過數處。直差易爾。是不然。有淮而後江者。吾之江也。無淮則江者。非獨吾之江也。亦敵之江也。全而有之。猶恐失之。而况分之哉。且吾之有淮。以為空曠也。使吾不有而虜有之。彼以為空曠耶。彼將居而耕。耕而守。守而伺。則吾之一喘而彼聞。一動而彼見。人惟有所不可測。而後不可圖。引寇以自逼。而日夕與之相目於一水之間。則國尚何可為。而敵尚何可備哉。故夫江者。誤人之國。而紀涉之論。又誤人之江者也。且吳人者。欲淮而不得也。非得淮而不欲也。吾則有吳人之所無。而又可棄吾之所有耶。臣是以流涕而極言至此。其三曰。臣聞有為者。必為其全。何謂全。不福其福。不利其利。是謂全。夫為國者。何嚮非福。何擇非利。而曰不福其福。不利其利。何也。非不福其福也。不福其禍中之福也。非不利其利也。不利其害中之利也。夫何故貴乎福者。貴其福而無禍。貴乎利者。貴

其利而無害。曰福焉。而禍之所寄。曰利焉。而害之所藏。是無福賢於福。而不利賢於利也。故曰。有為者必為其全。不福其福。不利其利。是謂全。今夫徑寸之珠。潛於驪龍之領。而襲於萬仞之淵。人將語我曰。珠可得也。其信者智乎。其不信者智乎。宜若信之者之智也。珠不知身與珠孰重。陸與淵孰安。捐吾身而珠可得。猶不為也。况身可捨而珠不可得耶。今士大夫孰不曰。中原吾之舊物。可取而不可棄。雖然。意則忠矣。言則快矣。而為國計則未也。策今者不以今而以古。料後者不以後而以今。古者今之鏡也。今者後之祗也。蓋觀之東晉乎。蓋嘗有幽并矣。至王浚劉琨亡而幽并亦亡。又嘗有河南矣。至祖逖亡而河南亦亡。非數子之死。而始亡幽并河南也。數子之未死。而幽并河南已亡矣。蓋其存者名也。其亡者實也。蓋觀之劉宋乎。蓋嘗得關中矣。至高祖還而失關中。又嘗得淮北矣。至明帝北討之敗。而失淮

北。非高祖之還。明帝之敗。而始失關中淮北也。高祖之未還。明帝之未敗。而關中淮北已失矣。蓋其得者名也。其失者實也。聞之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何則。功視時為成。毀時視天為盈虛。天之所至。時亦至焉。時之所至。功亦至焉。未聞時先天而得功。先時而就者也。是故天與時相遭。則以百敗之。漢高帝取百勝之。項羽天與時相違。則以劉葛之雄傑。熟視孱弱之曹丕。靖康之初。金虜之北歸也。河北嘗為吾有矣。紹興之間。金虜割地見還也。河南長安嘗為吾有矣。遼亮之寇也。海泗唐鄧又嘗為吾有矣。隆興之舉也。符離又嘗為吾有矣。有則有矣。而卒不有焉。何也。時也。非時也。天也。然則古之舉亦以。以為今之懲。今之事亦足以為後之規矣。是故為今之計。和不如戰。戰不如守。和則懈。戰則力。故曰。和不如戰。戰則殆。守則全。故曰。戰不如守。昔吳大帝時。諸將各欲立功。多陳便宜。帝以問顧雍。雍曰。兵法戒於

小利。此等欲邀功名。非為國也。苟不足以損敵。所不宜聽。蜀將姜維每欲大舉伐魏。費禕曰。吾等不如諸葛丞相丞相猶不能定中原。不如保國治民。無決成敗於一舉。嗟乎。吳其以雍為懦。而蜀其以維為壯矣。雖然。未見其害。雍信懦而維信壯也。及諸葛恪以輕動無功而民怨。姜維屢出黷武。而國亡。則願雍費禕之言。猶信噫。宋德當天。卜世萬億。虜罪稽天。亡不及夕。不待智者而後喻也。然日有中昃。月有盈缺。天之道也。而况國乎。天之於我國家。蓋必有時矣。可以俟。不可以躁。蓋聖人之於時。所不能者二。曰去。曰來。所能者二。曰待。曰乘。臣願朝廷盡人事。以周其待。待其來而決其乘。不以小利而輕試吾之大技。不以小鈍而中急吾之大計。則中興之全功。不在今日。在何日耶。燕嘗欲圖符堅。慕容農曰。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旬日。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金虜之強。不過符堅。其君臣萬萬不及。擊朝廷。豈少待哉。

參知政事史浩奏曰。臣聞古之得天下者。皆由小以致大。若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是也。湯之一征。天下始信。故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怨者懷其來而不至也。是故師至其國。若時雨降。非謂使四方之民先歸湯之國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者有其心也。是故至武王時。始曰商之旅。其會如林。非謂使天下之民先歸文王之國也。若使民先歸其國。則七十里之薄。百里之豐。何以容東西南北之人。而所謂毫與豐之地。方且疲於贍養。曰益窮蹙。又何暇備文德以格遠人之心耶。今陛下北有功虜。曰為姦謀以撓我。曰縱流民以困我。公遣守臣。由之不知。方且日以招徠為事。自去冬用兵以來。歸正之官已滿五百。皆高官大爵。勤欲添差見關。歸正之民。不知其數。皆竭民膏血。唯恐廩之不至。數年之後。國家之蓄積。竭於此役。東南之士夫。及不得調。東南之農民。身口之奉。不得自用。安保其不起為盜賊而求衣。

食之資者。不於此時有以救之。駸駸不已。布滿東南。委食既多。國用益乏。已來者不獲優恤。必有悔心。方來者待之愈薄。必有怨心。夫刑虜推隨以奉之。意者望其知息而欲其為我用也。若使怨悔之心生。終亦何所濟。此為國遠慮者莫不寒心也。今說者必曰。不如是不足以繫中原人心。夫內脩政事。教化既明。風俗既厚。百姓家給而人足。使彼之士民願立於朝。願為之氓而不可得。然後一旦興師恢復土宇。皆為王臣。則其心乃大悅。如湯之后来其蘇。武王之一怒而安也。若吾之政化未施。財力先屈。國尚未可保。安能繫中原之心乎。凡為此論者。皆慕古人之虛名。失當今之實利者也。臣願陛下審敦公遠守臣。其有權負而至者。諭之以久遠之計。曰。國家議戰與和。皆為汝輩久此陷沒。欲圖拯濟。若為戰計。則他日得我故地。汝皆吾民。又何必捨墳墓親戚而來。若為和計。朝廷亦豈遂忘汝等。宜各安本。守

以俟議定。則彼必感我恤之之意。深念之之心。切將無所歸怨。而虜聞之。亦必知我國有人矣。於是葺藩籬。保形勢。寬民力。以固邦本。募勇士。以益軍籍。政脩而教興。國富而兵強。機會之來。豈有窮已。一舉而得中原。大開明堂。受朝賀。此成湯文王已試之明效也。夫未至此時。而先為計。以自慮。此虜之願。後雖噬臍。其無及矣。利害得失之機。較然可見。陛下不可不深察也。儻未以臣言為然。欲望聖慈。勅自宸衷。上取太上之訓。下盡近臣之議。以歸至當。然後定其規撫。使公遠守臣有所遵守。

浩又上奏曰。臣聞棄實而務名。捨近而謀遠。見利而忘害。此三者天下之大弊。古今之至戒也。臣此者極論招納歸正人之非。雖荷聖慈。已賜開納。尚慮議者或有異同。臣請得申言其詳。夫自淮泗之地。燕趙以南。幅負萬里。皆我故疆。若使朝廷根本已立。人材已聚。功無借



賞罪無佚罰。兵強國富。事力有餘。以陛下英武之資。乘中原憂戴之心。一舉而取之。宅中圖大。以復舊物。則天下之議。孰敢以為非。今既未能。乃區區然招集遁逃之人。以為繫中原之心。此臣所謂素實而務名。一弊也。自去歲賊亮入寇之後。兩淮蕩然。驅虜殺戮。不可勝計。井湮木刊。積骸如山。慟哭之聲。至今未已。調度日繁。江左重困也。成雖豈藩籬未固。此皆當如飢渴。如焚溺。日夜圖之者。今未見大有措畫。而廟堂之上。率常以太半日力。整會歸正人。某人乞官。某人授例。以廟堂猶如此。則宣撫司。沿邊諸軍。帥司州郡。又可知矣。此臣所謂捨近而謀遠。二弊也。北人初來。扶老携幼。莫不皆言去虎狼。歸父母。嗚噫。流涕以手加額。不知者觀之。真若可喜。然此輩小人。何常之有。廩給祿賞。少不厭其無涯之心。則怨詈並作。未必不刺取國事。歸報敵境。况又其間往往有本心為間探而來者。此臣所謂見利而忘害。

三弊也。以此三說。反覆究繹。招納利害。可以立決。加之虜情難測。誦詐萬端。今北人將片紙來者。即與官。僧道雖無度牒。但持戎牒來者。即與度牒。若黠虜設計。多作偽告。偽牒源源而來。上則竭國力以祿養。歸正官。下則陰壞度牒之法。我尚為有謀也哉。且中國士大夫。雖身登科第。家世公侯。一有去失。坐廢終身。而歸正官則一切不問。是仕於虜廷者。何其幸。而仕於天朝者。何其不幸耶。中國士民。欲為僧道者。由買度牒。以至書填受戒。非四五百千不可。而歸正僧道。則一切不問。是生於虜界者。何其幸。而生於天朝者。何其不幸耶。臣憊憊之實。欲望陛下棄名取實。以集大勳。先近後遠。以安邊鄙。見利思害。以杜亂萌。異同之論。一以理決之。昔吐蕃欲取唐維州。陰遣婦人嫁守關者。生子長大。守關而吐蕃入寇。遂開關納之。宣和中。郭藥師入朝。請擊鞠。幸陀岡。乃默視可作營壘之地。其後虜騎大入。果集于此。則招納之事。豈可忽哉。豈可忽哉。伏惟留神采擇。

川陝宣諭使虞允文上言曰。臣以孤遠之蹤。由蒙陛下親擢。重恩不  
一。實為非常之遇。但才力凡微。未有豪髮報効。媿懼并心。敢因使  
命。輒以今日不可失之機。仰干四聰之聽。伏惟陛下聖智默運。成集  
不遺規模之遠。固已素定。用敢冒昧。裨萬分一。臣既聞虜中之亂。虜  
兵在中原者不多。實天相陛下恢復之時。而形勢便利。莫如陝西。蓋  
得兵得馬得糧。可以壯國威。可以足軍餉。欲守則有險可恃。欲戰則  
有資可憑。自古進取天下。同有次序。而莫先於此。臣嘗所憂者。大將  
相與因循。無一肯出力為國家任責。兩日來吳玠出示吳玠三書。謹  
錄進呈。臣觀其書意。知虜為甚。知其兵為可用。知民心為已歸。知  
糧道可以取足於西人。又知其疾之已去。老之可憂。而自勉於一舉。  
而臣所不知者。朝廷怯於立事。和戰未決。尚以為疑也。自虜使及境  
而考。或以為虜中方亂。有所未暇。或以為虜廷未肯歸疆。將有所要

致於我。以臣愚慮。二說皆可置不問。所當急者。今日之機。如因玠  
意而用其機。此在陛下與二三大臣斷以一言而已。臣博采輿論。謂  
中原之虜不多。必無深入之憂。若且命董庠以本管兵守淮東。郭振  
以四統制兵守淮西。趙搏駐信陽。李道迫新野。唐鄧之間各曰其險  
而固守。勿與虜戰。曰得息兵以待用。先命吳玠選精兵二萬人。從鄧  
州路與王於會於商州。以萬人守潼關。使河南之虜不能進兵以  
長安。又以萬人與彥合力進討。而吳玠姚仲擁大兵而出。西人知  
朝廷大舉。唱義而應者。必甚於今日。官軍聲震關輔。則實難之虜。知其  
無援。又為西人之所共棄。若不請降。亦必引兵度河而去。國家得  
此時。收兵籍馬。因長安之糧。而取河南。因河南之糧。而會諸軍。以  
此則兵力全。而可以省諸道之運。至如兩河之地。自民之心。可  
而定矣。臣聞兵好合而惡分。時難得而易失。欲望陛下與二三大臣

察納其說而熟計之。潛以一定之說。分命諸將。使戮力以收不世之功。天下幸甚。臣迫於愚忠。抵冒天威。伏深震懼。

先文又上言曰。臣竊惟藝祖皇帝創業之初。削平諸國。首會襄陽之兵。以取荆南。蓋天下勝勢所在。先得之。則雄視吳蜀。一統之存實繫於此。今陛下留神於襄漢之上游。控吳蜀之全壤。規摹弘遠。得藝祖之遺意。天開聖哲。先後同符。而議者謂自古以來。蜀以重山為險。是以長江為險。而荆襄之地。平原廣袤。無一山一水之限隔。故三國之後。以至南北之分。凡皆以兵為險。良將勁卒。聚為重鎮。方冊可考。也。道路錯出。不可以數計。而其大者有六。自陝關出。盧氏可以直抵潯州。自光化出。茨湖可以直抵夷陵。自汝州出。新野可以直抵襄陽。自唐州出。襄陽可以直抵郢州。自蔡州出。信陽之三關。可以直抵德安。自陳州出。宛新息。可以直抵光黃。汝巨。千里。實為坦途。臣嘗

以兵為險之地也。兵厚則險固。理之自然。而今之備兵。反薄於守蜀之數。一失支梧。虜勢橫潰。吳蜀之形。並而為二。屯兵雖多。而真應甚可慮也。伏願陛下。曲軫淵衷。下臣之章於腹心。大臣之議於益兵之策。庶幾不失藝祖所以先重荆襄之意。為陛下恢復之基。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十四

經國

宋孝宗時建康府通判辛棄疾進美芹十論曰臣聞事未至而預慮則慮之常有餘事既至而計則應之常不足虜人憑陵中夏臣子思酬國恥普天率土此心未嘗一日忘臣之家世受塵濟南代膺閩寧濟國厚恩大父臣贊以族衆拙於脫身被汙虜官留京師應宿亳漢沂海非其志也每退食輒引臣輩登高望遠指畫山河思投轡而起以舒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憤嘗令臣兩隨計吏抵燕山諦觀形勢謀未及遂天父臣贊下世粵年已歲逆亮南寇中原之民屯聚蜂起臣嘗鳩衆二千隸耿京為掌書記與圖恢復共籍兵二十五萬納款于朝不幸變生肘腋事乃大謬負抱愚忠填膺勝肺官閑心定竊伏思念今日之勢朝廷一於持重以為成謀虜人利於嘗試以為得計

和戰之權常出於敵而我特從而應之。是以燕山之和未幾而京師之圍急。城下之盟方成而兩宮之狩遠。秦檜之和反以滋逆亮之氣。雖勝不慮敗。事非十全。然計其所喪。方諸既和之後。投閑踈遠。未若是之酷。而不識兵者。遂見勝不可保之為害。而不悟夫和而不可恃。為膏肓之大病。亟遂辭。吾以為深戒。臣竊謂恢復自有定謀。非離小勝負之可懲。而朝廷公卿過慮。不言兵之可惜也。古人言不以小挫而沮吾大計。正以此耳。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神武。灼見事幾。雖先武明謨。憲宗果斷。所難比擬。一介醜虜。尚勞宵旰。此正天下之士獻謀効命之秋。臣雖至愚且陋。何能有所知。徒以忠憤所激。不能自已。以為今日虜人實有弊之可乘。而朝廷上策。惟預備乃無患。故罄其精懇。不自付量。撰成禦戎十論。名曰美芹。其三言虜人之弊。其七

朝廷之所當行。先審其勢。次察其情。復觀其變。則敵之虛實。吾無言之矣。然後以其七說次第而用之。虜固在吾目中。惟陛下留乙夜之神。沉先物之幾。志在必行。無惑群議。庶乎雪耻酬百王。除兇紮千古之烈。無遜于唐太宗。典冠舉衣。以復韓侯。雖越職之罪。難逃野人美芹。而獻于君。亦愛主之誠。可取。惟陛下赦其狂僭。而憐其愚忠。斧鑕餘生。實不勝幸萬幸萬之至。其審勢曰。用兵之道。形與勢二。不知而一之。則沮於形。眩於勢。而勝不可圖。且坐受其斃矣。何謂形。小大是也。何謂勢。虛實是也。土地之廣。財賦之多。士馬之衆。此形也。非勢也。形可舉以示威。不可用以必勝。譬如轉嵌巖于千仞之山。轟然其聲。崑然其形。非不大可畏也。然而壅留木石。未容於直。遂有散透。而避禦之。至力殺形禁。則人得跨而踰之矣。若夫勢則不然。有至而用有用。必可濟。摩注矢石于高墉之上。操縱自我。不係于人。有戰而

過者。梓擊中射。惟意所向。此實之可慮也。自今論之。虜人雖有強。可畏之形。而無矢石必可用之勢。其舉以示吾者。特以威而疑我也。謂欲用以求勝者。固知其未必能也。彼欲致疑。吾且信之。以為可畏。彼未必能。吾且意其或能。是亦未詳夫形勢之辨耳。臣請得而條陳之。虜人之地。東薄于海。西抵于夏。南抵于淮。北極于蒙。地非不廣也。虜人之財。發兵于民。而無養兵之費。斬息於郊。而無泛息之實。又轉之以歲幣之相。仍橫歛之。不卹則財非不多也。沙漠之地。馬所生焉。射御長技。人皆習焉。則其兵又可謂之衆矣。以此之形。時出而震我。亦在所可慮。而臣獨以為不足卹者。蓋虜人之地。雖名為廣。其實易分。惟其無事。兵劫形制。若可糾合。一有驚擾。則忿怒紛爭。割據爭。辛巳之變。蕭端巴反于遼。開趙反于密。魏勝反于海。王友直反于京。京反于齊。魯觀而葛王又反於燕。其餘紛紛所在。而是此則已。

之明驗。是一不足慮也。虜人之財。雖名為多。其實難恃。得吾歲幣。金與帛。可以備賞。而不可以養士。中原廩窖。可以養士。而不能保其無夫。蓋虜政尾而官吏橫。常賦供億。民粗可支。意外而有需。公實不一而吏七八之。民不堪而叛。叛則財不可得。而反喪其首。是二不足慮也。若其為兵。名之曰多。又實難調。而易潰。且如中原所發。謂之夫漢軍者。皆其父祖殘于蹂踐之餘。田宅罄於剝削之酷。怨憤所積。其心不一。而沙漠所發者。越在萬里之外。雖其數可以百萬計。而道里遠。經費糧器甲。一切取辦於民。賦輸調發。非一歲而不可。始廷亮南寇之時。皆是誅脅酋長。破滅資產。人乃肯從。未幾。中言竄歸者。已不容制。則又三不足慮也。又况虜廷今用事之人。雜以契丹中原江南之士。上下猜防。議論齟齬。非如前日黏罕兀朮輩之。且骨肉間。借戡成風。如聞偽許王以庶長出守於汴。私收民心。而痛少嘗慕之於。

父此豈能終以無事者哉。我有三不足慮。彼有三無能為。而重之以有腹心之疾。是殆自保之不暇。何以謀人。臣抑聞古之善觀人國者。如良醫之切脉。知其受病之處。而選其必殞之期。功不為肥瘠而易。其智官渡之師。未紹未遽弱也。曹操見之。以為終且自斃者。以弱而不定而知之。咸陽之部。會稽之游。秦尚自強也。高祖見之。以為當如是矣。項籍見之。以為可乘而代之者。以民怨已深而知之。蓋國之亡。未有如民怨嫡庶不定之為酷。虜今並有之。欲不亡。何待。臣故曰。形與勢異。惟陛下實深察之。其察情曰。兩敵相持。無以得其情。則疑。故易駭。駭而應之。必不能詳。有以得其情。則定。定故不可惑。不可惑而聽彼之自擾。則權常在我。而敵實受其弊矣。古之善用兵者。非能務為必勝。而能謀為不可勝。蓋不可勝者。乃所以徐圖必勝之功也。我欲勝彼。亦志於勝。豈肯慮其敗。勝敗之情。或於中。而勝敗之機。未

有所決。彼或以兵來。吾敢謂其張虛聲以耀我乎。彼或以兵遁。吾敢謂其非匿形以誘我乎。是皆未敢也。然則如之何。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定故也。它人有心。予忖度之。審故也。緣定而審。敵情雖萬里之遠。可坐察矣。今吾藏戰于守。未戰而常為必戰之待。高勝于敵。未勝而常有必勝之理。彼誠虛聲以耀我。我以靜應而不輕動。彼誠匿形以誘我。我有素備而不可以乘勝。敵既不能為吾亂。則固神閒而氣定矣。然後徐以吾之心度彼之情。吾猶是彼。亦猶是也。此雖有異處。休戚豈有異趣哉。虜人情偽。臣嘗熟論之矣。譬如狎狗焉。心不肯自開。擊之則吠。吠而後却。呼之則馴。馴必致齧。蓋吠我者。忌我也。馴我者。狎我也。彼何嘗不欲戰。又何嘗不言和。惟其實欲戰。而乃以和狎我。惟其實欲和。而乃以戰要我。此所以和無定論。而戰無常勢也。尤不可以不察。曩者元末之死。固嘗囑其廷使。與我和。曰。韓

張劉最近習兵。恐非若輩所敵。則是其情真欲和矣。然而未嘗不  
進而求戰者。計出於忌我而要我。也。劉豫之廢。曹嘗慮無以守中原  
則請劉三京。曹之執亮。常懼吾有問罪之師。則又謀劉三京而還。拉  
曹。亮之殞。曹又嘗緩我追北之師。則復謀劉白溝河。以文入行事。其  
是其情亦真欲和矣。非詐也。未幾曹之所割。視吾所守之人。非其敵  
則不旋踵而復取之。亮之所謀。窺吾遣賀之使。知其無能為。則中報  
而萌。卒已之遂。曹之所謀。悟有班師之失。無意於襲。則又反覆而有  
意外之請。夫既云和矣。而復中報者。蓋用其狎而謀勝于我也。今日  
之事。揆諸曹之情。又有三不敢必戰。二必欲嘗試。何以言之。空國之師  
商監不遠。彼必不肯再用危道。萬一猖獗。持不通調。沿邊成卒。而卒  
或卒豈有能必其勝。此一不敢必戰也。海西唐鄧善州。再既得之。彼  
用師三年而無成。則我有攻守之士。而虜人已非前日之勢。此二不

敢必戰也。且請所側目于其後。中原之士。批厥于其前。必之雖  
得不從。從之未必不反。此三不敢必戰也。有三不敢必戰之者。懼吾  
之窺其弱而絕歲幣。則其勢不得不張大以要我。此一欲嘗試也。貪  
而志欲得。求不能充其所欲。心惟務于僥倖。謀不暇于萬全。此二欲  
嘗試也。且彼誠欲戰耶。則必不肯張皇以速我之備。且如遂亮始謀  
南寇之時。劉麟蔡松年一探其意而導之。則麟遂而松年。焉惡其露  
機也。今誠必戰。豈欲人遂知之乎。彼誠不敢必戰耶。貪殘無義。忿不  
顧賊。彼何所卹。以母之親。兄之長。一忤其意。一利其位。亮猶我之何  
有於我。况今公海造艦。公淮治具。包藏禍心。有隙皆可投。敢謂之終  
遂不戰乎。夫抵今。彼雖無必戰之心。而吾亦不可不防。其欲嘗試  
之舉。彼於高麗。西夏。氣足以吞之。故於其使之至也。坦然待之。而無  
他。惟吾使命之去。則多方眩解。曲意防備。如人見牛羊。未嘗作色。而



遇虎豹則厲聲奮臂以加之。此又足以見其深有志于我。彼知有  
忌。我獨無忌哉。我之所忌。不在于虜欲必戰。而在于虜幸勝以踰  
而遂守。准以困我。則吾受其病矣。禦之之術。臣具于守。准為善者。懸  
布之心。為身而不顧後。必出下策。薛公知之。以告高祖。而布遂成擒。  
先零之心。恐漢而疑罕。開解仇結約。充國知之。以告宣帝。而先零自  
速敗。薛公充國。非有風角鳥占之勝。枯莖朽骨之技。亦惟心定而慮  
審耳。朝廷心定而慮審。何情不可得。何功不可成。不未敵情之知。而  
觀彼虛聲說勢。以為進退者。非特重困吾力。且失夫制勝之機。為可  
惜。臣故曰。知敵之情。而為之慮者。綽綽乎其有餘矣。其觀蒙曰。自古  
天下離合之勢。常係乎民心。民心叛朕之由。實基于喜怒。喜怒之方  
形。視之若未有休戚。喜怒之既積。離合始決。而不可制矣。何則。喜怒  
之情。有血氣者皆有之。飽而愉。饑而適。遽使之飢寒。則怨。仰而視。俯

而育。遽使之捐棄。則痛。寃而求伸。憤而求泄。至於無所。告則怒。怒  
深痛鉅。而怒盈。服則合。叛則離。秦漢之際。離合之變。於此可以觀矣。  
秦人之法。慘刻疑密。而漢則破觚為圓。與民休戚。天下不得不喜漢。  
而怒秦。秦人則役繁賦重。不卹而漢則寬仁大度。務從簡約。天下不  
得不喜漢。而怒秦。怒之方。形秦自若也。怒之既積。則喜而有所屬。秦  
始不得自保。遂離而合于漢矣。方今中原之民。其心果何如哉。二百  
年為朝廷赤子。耕而食。蠶而衣。富者安。貧者濟。賦輕役寡。未得而欲  
遂。一律腥膻。彼視吾民。如脫妻之御。嬌子。愛憎自殊。不獲顧惜。方磨  
割之時。彼守未固。此訕未定。猶勉強姑息。以示息時。尋誅戮以賈。或  
既久。稍玩。真情遂出。分布州縣。率是胡奴。分朋植黨。仇滅中華。民有  
不平。訟之於官。則胡人勝。而華民則飲氣。以茹屈。田疇相戕。胡人則  
強而奪之。華畜相雜。胡人則盜而有之。民之至愛者。子孫。至重者。身。

下。則實富不問而丁壯必行。民之所惜者財力。營業積蓄之使身  
空室。以往而休息無期。有富差者困窶。無置雖者凍餒。民初未敢  
叛者。猶徇于苟且之安。而謀於積威之末。辛巳之歲。相與以興。城  
南望。思應舊主者。怨已深。痛已年。而怨已盈也。遂亮自知老。憂務  
業。允迫遂。怨狂謀無成。而窟身無所。故疾趨淮上。僥倖一勝。以誅  
中原之心。而求歸也。此機不一。并而朝廷慮不及此。中原義兵。專  
潰散。吁。甚可追惜也。今而觀之。中原之民。素嘗叛虜。虜人必不  
然於其心。而吾民亦豈能自安而無疑乎。疑則慮患深。深則心危。是以  
易動而輕叛。朝廷未有意于恢復則已。誠有意焉。莫若於其無事之  
時。張大聲勢以聳之。使知朝廷偃然有可恃之資。存撫無附以誘之。  
使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心。如是則一旦緩急。發時轉輸。告諭會  
而起。爭為吾之應矣。又况今日中原之民。非昔日中原之民。曩者天

習於治而不知兵。不意之禍。如蜂蠆作于懷袖。知者不暇謀。勇不  
及怒。自亂離以來。心安于斬伐。而力閑於攻守。虜人雖暴。有王師為  
之援。民心堅矣。馮婦雖攘臂。其為士笑之。孟子曰。為湯武驅民者。桀  
與紂也。臣亦謂今之中原。離合之釁已開。虜人不動則已。誠動焉。是  
特為陛下驅民而已。惟靜以待之。彼不亡何待。其自治曰。臣聞今之  
論天下者。皆曰。南北有定勢。吳楚之脆弱。不足以爭衡于中原。臣之  
說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照穢。不可以久安于葦。夏夫所謂南北定  
勢者。專自漢鼎之亡。天下離而為南北。吳不能以取魏。而晉卒以併  
吳。晉不能以取中原。而陳亦終斃於隋。與夫藝祖皇帝之取南。而取  
吳。越天下之古。遂以為東南地薄兵脆。將非命世之雄。其勢固足以  
此。而蔡謨亦謂度今諸人。必不能辨此。吾見韓盧東郭。魏俱斃而已。  
臣以謂吳不能以取魏者。蓋孫氏之割據。曹氏之特雄。其德本無以

相過。而西蜀之地。又分於劉備。雖願以兵窺魏。勢不可得也。晉之不能取中原者。一時諸戎皆有豪傑之風。晉之強臣。方內自專制。擁兵上流。動輒問鼎。自治如此。何暇謀人。宋齊梁陳之間。其君臣又皆以一戰之勝。蔑其君而奪之位。其心蓋僥倖于人之不我攻。而所以攻人者。皆其自固也。至于南唐吳越之時。適當聖人之興。理國應尔。無足恠者。由此觀之。所遭者然。非定勢也。且方今南北之勢。較之彼時。亦大異矣。地方萬里。而劫於夷狄之一姓。彼其國大而上下交征。政厖而華夷相怨。平居無事。亦規規然模倣古聖賢。太平之事。以誑亂其耳目。是以其國可以言靜。而不可以言動。其民可與共安。而不可與共危。非如晉末諸戎四分五裂。若周秦之戰國。唐季之藩鎮。皆家自為國。國自為敵。而貪殘吞噬。剽悍勁勇之習。純用而不雜也。且六朝之君。其祖宗德澤。涵養浸漬之難忘。而中原民心。眷戀依依。而不

去者。又非得為今日比。臣故曰。較之彼時。南北之勢大異矣。當秦之時。關東強國。莫楚若也。而秦楚相遇。動以數十萬之衆。見屠于秦。若為秦虜。而地為秦墟。自當時言之。是南北勇怯不敵之明驗。而項梁乃能以吳楚子弟。驅而之趙。救鉅鹿。破章邯。諸侯之軍十餘壁。皆莫敢動。觀楚之戰士。無不一當十。諸侯之兵。皆人人怖恐。卒以吮秦軍入函谷。焚咸陽。殺子嬰。是又可以南北勇怯論哉。方懷王入秦時。楚人言之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夫豈彼能逆知其事之必至於此耶。蓋天道好還。亦以其理而推之耳。故臣直取古今常理而論之。夫所謂古今常理者。逆順之相形。盛衰之相尋。如符契之必同。寒暑之必至。今夷狄所以取之者。至逆也。然其所居者。亦盛矣。以順居盛。猶有衰焉。以逆居盛。固無衰乎。臣之所謂理者。此也。不然。商夷之長。而覆有中夏。子孫又有泰山萬世之安。古今豈有是事哉。今之議者。皆稱

懲往者之事。而劫於積威之後。不推項籍之亡秦。而猥以秦漢之論。晉者以藉口。是猶懷千金之璧。不能幹營低昂。而搖尾于敗夫。懲蛟蛇之毒。不能詳覈真偽。而說魄于雕弓。亦已過矣。故臣願陛下姑以光復舊物而自期。不以六朝之勢而自卑。精心強力。日與二三大臣講求古今南北之勢。知其不侔而不為之惑。則臣固當為陛下言自治之策。今之所以自治者。不勝其多也。官吏之盛。否。民力之優。困。財用之豐。耗。士卒之強。弱。器械之良。苦。邊備之廢。置。此數者皆有司之事。陛下亦次第而行之。臣不能悉舉也。願今有大者二。陛下知之而未果行。大臣難之而不敢發者。一曰絕歲幣。二曰都金陵。臣聞今之所以待虜以縉計者。二百餘萬。以天下之大。而為生靈社稷計。豈可二百餘萬之足云。臣不為二百餘萬縉惜也。錢塘金陵俱在大江之南。而其形勢相去亦無幾矣。豈以為是數百里之遠。而遽有強弱之

辨哉。臣不為數百里計也。然而絕歲幣。則財用未可以盡。都金陵。則中原未可以遠復。是三尺童子之所知。臣之區區以是為言者。蓋古之英雄撥亂之君。必先內有以作三軍之氣。外有以破敵人之心。故曰。未戰養其氣。又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今則不然。待敵則恃驕。於金帛之間。立國則借形勢於湖山之險。望實俱喪。莫此為甚。使吾內之三軍。習知其上之人。畏怯退避之如此。以為夷狄必不可敵。戰守必不可恃。雖有剛心勇氣。亦銷鑠萎靡而不振。臣不知緩急將誰使之戰哉。借使戰。其能必勝乎。外之中原民心。以為朝廷置我於度外。謂吾無事。則知自備而已。有事則恃自救之不暇。向之袒臂疾呼。而促逆亮之斃。為吾響應者。恐日必無若是之捷也。如是則敵人將安意肆志。而為吾患。今絕歲幣。都金陵。其形必至於戰。天下有戰形矣。然後三軍有所怒而思奮。中原有所恃而思亂。陛下間取其二百餘

萬縉者以資吾養兵賞勞之費。豈不為朝廷之利乎。然此二者在今日未可遽行。臣觀虜人之情。玩吾之重戰。而所求未能充其欲。不過一二年必以戰而要我。苟曰其要我而遂絕之。則彼亦將自沮而摧。固在我矣。議者必曰。朝廷全盛時。西北二虜亦不免于賂。今我有天下之半。而虜倍西北之勢。雖欲不賂得乎。臣應之曰。是趙之所以待秦也。昔者秦攻邯鄲而去。趙將劉六縣而與之和。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抑其力尚能進。且愛我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矣。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力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臣以為虞卿之所以謀趙者。是今日之勢也。且今日之勢。議者固以東晉自一年矣。求之於晉。彼亦何嘗退金陵。輸歲幣乎。臣竊觀陛下聖文神武。同符祖宗。必將陵跨漢唐。鞭笞異類。然後為稱。豈能鬱鬱久居此者乎。臣願陛下酌古以而今。毋惑紛紜之論。則恢復之功。可必甚有成。臣願陛下及卿士謀及庶人。又曰。作屋道邊。三年不成。蓋謀貴衆。斷貴獨。惟陛下深察之。其守淮曰。臣聞用兵之道。無所不備。則有所必。知所必守。則不必皆備。何則。精兵驍騎。十萬之屯。山峙雷動。其勢目雄。以此為備。則其誰敢來。離屯為十屯。屯不過萬。力寡氣沮。以此為備。則其恃。此秦屯分屯之利害也。臣嘗觀兩淮之戰。皆以備多而力寡。兵滿而氣沮。奔走于不必守之地。而嬰虜人遠聞之鋒。故十戰而九敗。其所以得畫江而守者。幸也。且今虜人之情。臣固已論之矣。要不過以成兵而一寇。幸成功而無內禍。使之踰淮。將有民而撫之。有城而守之。則始足以為吾患。夫守江而喪淮。吳陳南唐之事。可見也。且我入彼出。我出彼入。曠日持久。何事不生。曩者兀術之將曰。韓常。劉豫之相曰。馮長寧者。皆嘗以是導之。詎知其他日之計。終不出于此乎。

下酌古以而今。毋惑紛紜之論。則恢復之功。可必甚有成。臣願陛下及卿士謀及庶人。又曰。作屋道邊。三年不成。蓋謀貴衆。斷貴獨。惟陛下深察之。其守淮曰。臣聞用兵之道。無所不備。則有所必。知所必守。則不必皆備。何則。精兵驍騎。十萬之屯。山峙雷動。其勢目雄。以此為備。則其誰敢來。離屯為十屯。屯不過萬。力寡氣沮。以此為備。則其恃。此秦屯分屯之利害也。臣嘗觀兩淮之戰。皆以備多而力寡。兵滿而氣沮。奔走于不必守之地。而嬰虜人遠聞之鋒。故十戰而九敗。其所以得畫江而守者。幸也。且今虜人之情。臣固已論之矣。要不過以成兵而一寇。幸成功而無內禍。使之踰淮。將有民而撫之。有城而守之。則始足以為吾患。夫守江而喪淮。吳陳南唐之事。可見也。且我入彼出。我出彼入。曠日持久。何事不生。曩者兀術之將曰。韓常。劉豫之相曰。馮長寧者。皆嘗以是導之。詎知其他日之計。終不出于此乎。

故臣以謂守淮之道無懼其必來當使之他日必不敢犯也。為是策者在於彼能入吾之地而不能得吾之戰。彼能攻吾之城吾能出彼之地。然而非備寡力重則不能。且環淮為郡凡幾為郡之屯又幾。退淮而江為重鎮曰鄂。渚曰金陵。曰京口。以至於行都。扈蹕之兵其將皆有定營其營皆有定數。此不可省也。環淮必欲皆備則是以有限之兵而用無所不備之策。兵分勢弱必不可以折其衝。以臣策之不若聚兵為屯。以守為戰。庶乎慮未不足以為吾憂。而我進乃可以為彼患也。聚兵之說如何。虜人之來自淮而東。必道楚以趣揚。自淮而西。必道濠以趣真。與道壽以趣和。自荆襄而來。必道襄陽以趣荆。今吾擇精騎十萬分屯于山陽。濠梁。襄陽三處。而於揚或和置一大府以督之。虜攻山陽則堅壁勿戰。而虛盱眙高郵以餌之。使濠梁分其屯。與督府之兵橫擊之。或絕餉。

道或遼歸途。虜併力于山陽則襄陽之師出唐鄧以搆之。虜攻濠梁則堅壁勿戰。而虛廬壽以餌之。使山陽分其屯。與督府之兵亦擊之。虜併力于濠梁而襄陽之師亦然。虜攻襄陽則堅壁勿戰。而虛鄧復以餌之。虜無所獲。亦將聚淮北之兵以併力于此。我則以濠梁之兵制其歸。而山陽之兵自沐陽以擾沂海。此正所謂不恃敵之不兼攻。而恃吾能攻彼之所必救也。臣竊謂解雜亂紛糾者不控秦。或關者不搏搆。批亢搥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矣。昔人用兵多出于此。故魏趙相攻。齊師救趙。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則魏兵釋趙而自救。齊師因大破之於桂陵。後唐莊宗與梁相持於揚。劉德勝之間。蓋嘗塞而不勝。其後用郭崇韜之策。七日入汴而梁亡。兵家形勢。從古以然。議者必曰。我知搥虛以進。彼亦將調兵以拒進。遇其實未見其虛。是。大不然。彼沿邊為守。其兵不過數萬。既已厚屯于三城之衝。其餘不。

容復多。兵少而力不足。謂能當我全師者。又非其所慮也。又况彼無得准而民不服。且有江以為之阻。則猶未足以為利。我得中原而壺迎降。民心自固。且將不為吾守乎。如此。則在我者甚一擊而在彼者甚瑕。全吾所甚堅。攻彼所甚瑕。此臣所謂兵交而必亟去。兵去而不敗。復犯者此也。嗚呼。安得斯人而與之論天下也哉。其屯田曰。趙克國論備邊之計曰。湟中積穀三百萬斛。則羌人不敢動。李廣武為成安君謀曰。要其輜重。十日不至。則二將之頭可致者。此言用兵制勝以糧為先。轉餉給軍。以通為利也。必欲使糧足而餉無間絕之憂。惟屯田為善。而屯田蓋亦難行。國家經畫于今幾年。而曾未覩夫實勅者。所以驅而使之耕者。非其人。所以為之任其責者。非其吏。故利未十百而害已千萬矣。名曰屯田。其實重費以歛怨也。何以言之。市井無賴小人。惟其懶而不事事。而迫於飢寒。故甘捐軀于軍伍。以就

食而苟閑。一且警急。操甲操戈以當矢石。其心固惺然自矜曰。者吾無事而幸飽煖于官。今為官有事而責死力于我。且戰勝猶有累資補秩之望。故安之而不辭。今遽而使之屯田。則是無事而不免耕耘之苦。有事而又履夫攻守之危。彼必曰。吾能耕以食。豈不能從官民租佃以為生。而輕失身于黥戮。上能驅我于萬死。豈不能捐穀帛以養我。而重役我以辛勤。不平之氣。無所發洩。在畝畝則邀奪民田。膏掠酒肉。以肆無稽。踐行陣則呼憤扼腕。疾視長上。而不為用。且曰。吾自耕自食。官何用我焉。是誠未覩夫事成之利也。鹵莽滅裂。徒費糧種。祇見有害。未聞獲利。此未為策之善。如臣之說。則曰。向者之兵怠惰而不盡力。向者之吏苟且而應故事。不如籍歸正軍。選置為保伍。擇歸正不蓋務官。擇為長貳。使之專董其事。且彼自虜中被養而來。未耨之事。蓋所素習。且其生同鄉井。其情相得。上令下得。不至

生事惟官之計其閒田頃畝之數與夫歸正軍民之目土人已占之田不更動換以重驚擾歸正之人家給百畝而分為二等為之兵者田之所收則盡以予之謂之民者十分稅一則以為凶荒賑濟之室廬器具糧種之法一切遵舊使得植桑麻蓄雞豚以為歲時伏臘婚嫁之資彼必忘其流徙便於生養無事則長貳為勸農之官有事則長貳為主兵之將許其理為資考久於其任使得悉心於教勸而妻守臣監司覈其勞績奏與遷秩而不限舉主人孰不更相勸勉以赴功名之會哉且今歸正軍民散在江淮而此方之人例以異類視之不幸而主將亦以其歸正則求自擇於廟堂又痛事形迫愈不卹間有挾不平出怨語重典已繫其足矣所謂小名目者仰俸給為活胥吏沮抑何嘗以時得嗚呼此誠可憫也誠非朝廷所以懷遠原忠義之術也聞之曰因其不足而利之利未四五而恩賂九

正屯田非特為國家便而且亦為歸正軍民之福議者必曰歸正之人常懷異心群而聚之慮復生變是大不然也且和親之後松江歸正軍民官吏失所以撫摩之惠相叛北歸者莫計當時邊吏亦皆聽之而莫為制此豈獨歸正人之罪今之留者既少安矣更為屯田以處之則人有常產而上無重歛彼何苦叛去以甘虜人橫暴之誅求哉若又曰恐其竊發且人惟不自聊賴乃攘奪以苟生誠豐飫矣何苦如是飢者易為食必不然也誠使果爾踈而遠之於江外不猶愈于聚乎內而重驚擾乎且天下之事遠慮其害而不敢求其利亦不可言智矣蓋今所謂御前諸軍者待之素厚而養之素優故驕驕則不可復使此甚易曉也若夫州郡之卒異于是彼非天子爪牙之故可以勞之而不怨而其大半出于農桑失業之徒故狎于野而不怨往年嘗獵其丁壯勁勇者為一軍矣臣以謂可革從此軍視歸正軍



民之數倍而發之。使阡陌相連。廬舍相望。並耕乎兩淮之間。彼其名  
蓋賤。必不敢倨視。歸正軍民而媒怨。而歸正軍民視之。猶江南之兵  
也。亦必有所忌而不敢逞。勢足以禁歸正軍民之變。力足以盡屯田  
之利。計有出于此者乎。昔商之頑民相率為亂。周公不誅而遷之洛  
邑。曰。商之工臣。乃涵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其後康王命畢公又  
曰。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始則遷其頑而教之。終則擇其善而用之。聖  
人治天下。未嘗絕物。固如此。今歸正人聚于兩淮。而屯田以居之。曩  
其勞績而祿秩以誘之。內以節冗食之費。外以省轉餉之勞。以銷桀  
驁之變。此正周人待商民之法。秦人使人自為戢之術。而井田兵農  
之遺制也。况皆吾舊赤子。非如商民在周之有異念。術而使之。天下  
豈有不濟之事哉。其致勇曰。臣聞行陣無死命之士。則將雖勇而戰  
不能必勝。邊陲無死事之將。則相雖賢而功不能必成。將驕卒惰。無

事則已。有事則其弊猶爾。則望敵先遁。臨敵遂奔。幾何而不敗。國家  
事。人君責成于宰相。宰相身任乎天下。可不有以深探其情而逆為  
之慮乎。蓋人莫不重死。惟有以致其勇。則惰者奮。驕者聳。而死有所  
不敢避。嗚呼。此正鼓舞天下之至術也。致之如何。曰。將帥之情。與士  
卒之情異。而所以致之之術亦不可得而同。何則。致將帥之勇。在于  
均任而拔其所忌。貴爵而激其所慕。致士卒之勇。在于寡使而紓其  
不平。速賞而卹其已亡。臣請得而備陳之。今之天下。其弊在于儒臣  
不知兵。而武臣有以要其上。故間外之事。朝廷所知者。勝與負而已。  
所謂當進而退。可攻而守者。則朝廷有不及知也。彼其意。蓋曰。平時  
清要。儒臣任之。一旦擾攘。而使履矢石。吾且幸富貴矣。豈不能遠  
避自愛。而留賊以固位乎。向者。淮上之師。有遷延而避虜者。是其事  
也。臣今欲乞朝廷於文臣中。擇其廉重通敏者。每軍置一員。使

之得以陪計議。觀形勢而不相統攝。非如唐所謂監軍之次。彼為將者。心有所忌。而文臣亦曰之識行陣。諳戰守。緩急均可以備邊城之守。將帥有可進而攻之便。彼知措紳之士。亦識兵家利害。必不敢依違養賊以自封。而遺國家之患。此之謂均任而投其所屬。凡人之情未得志。則冒死亡以求富貴。已得志。則保富貴而重其坐。古人論御將者。以才之大小為辨。謂御大才者。如養驥。御小才者。如養鷹犬。然今之將帥。豈皆其才大者。要之飽則飛去。亦有如鷹者焉。向者虹縣海道之帥。有得一邑破數艦而遽以節鉞使相與之者。是其事也。臣欲乞朝廷靳重爵命。齊量其功等第而與之。非謂無予之。謂徐以予之。且欲使之常豐豐。然有歆慕未足之意。以要其後効。而戒諭文吏。非有節制相臨者。必以資級為禮。與左遷人均。毋使如正使遙起者。間有超伏堂下之辱。如唐以金紫而執役之類。彼被令冒者。如

爵一命之可重。而朝廷無左右選貴賤之別。則亦矜持奮勵盡心朝廷。而希尊榮之寵。此之謂貴爵而激其所慕。營幕之間。飽煖有不充。而主將歌舞無休時。鋒鏑之下。肝腦不敢保。而主將雍容于帳中。此亦危且勤矣。而平時又不與之休息。以養其力。至使之昇土運甓。以營私室。而肆鞭撻。彼之心懷憤挾怨。惟恐天下之無事。以求所謂快意肆志者。而遺其上。誰肯挺身効命以求勝敵哉。兵法曰。視卒如愛子。故古之賢將。有與士卒取食而分勞苦。臣今欲乞朝廷明勅將帥。自教閱外。非備營治。柵名公家事者。不得私有役使。以收士卒之心。此之謂家使而紓其不平。人莫不惡死。亦莫不有父母妻孥之愛。冒萬死。幸一生。所謂奇功折獲者。有一資半級之望。朝廷較其毫釐而裁抑之。賞定而付之於軍。則胥吏軋之。主將邀之。不得利不與。敵去師捷。主將享大富貴。而士卒有一命。又復沮格。如此不

幸而死。妻離子散。香火蕭然。萬事瓦解。未死者見之。誰不生心。兵法曰。軍賞不踰時。而古之賢將。蓋有為士卒裹瘡。卹孤者。臣今欲乞朝廷。過有賞命。特與差官。携至軍中。呼名給付。而死事之家。申勅主將。曲加撫勞。以結士卒之驩。此之謂速賞。而卹其已亡如此。則驕者化。而為銳。惰者化。而為力。有不守矣。守之而無不固。有不攻矣。攻之而無不克。凡茲數事。非有難行重費。朝廷何惜而不舉。以收將卒它日之用哉。臣竊觀陛下。向嘗訓百官。以寵武臣。隆恩數以優戰伐。是誠有意于激勵將卒矣。然其間尚有行之而未及詳。已行而旋復弛之事。欲望陛下。察臣所以得於行伍之說。如此而明付之宰相。使之審處而力行之。庶幾有以得上下之驩心。而急難不至于誤國。此實天下之至計也。其防微曰。古之為國者。其慮敵深。其防患密。故常不吝爵賞。以籠絡天下。智勇辯力之士。不欲一夫有憂愁怨懟。二聊不平

之心。以敗吾事。蓋人之有智勇辯力者。是皆天民之秀。係者。類不肯自己。苟大而不得見用於世。小而又飢寒于其身。則其求逞之志。果於毀名。敗節。凡可以紓忿克欲者。無所不至矣。是以敵國相持。勝負未決。一夫不平。輸情于敵。則吾之所忌。彼知而投之。吾之所長。彼習而用之。投吾所忌。用吾所長。是殆益敵資而遺敵勝耳。不可以不察。傳曰。謹備于其外。患生于其內。此正聖人所以深致意。而庸人以為不足慮也。昔者楚公子巫。嘗教吳乘車射御。而吳得以逞漢中行。說嘗教單于母愛漢物。而漢有匈奴之憂。史傳所載。此類甚多。臣之為今日慮者。非以匹夫去就。可以為朝廷重輕。蓋以為泄吾之機。足以增虜人之頡頏耳。何則。科舉不足以盡籠天下之士。而爵賞亦不足以盡縻歸附之人。與夫適寇竊民之無所歸。茹冤報恨之無所泄者。天下亦不能盡無。竊計其中。亦有傑然自異。而不徇小節者矣。彼

將甘心悅首守死于吾土地乎。抑亦壞垣越柵而求釋于他域乎。是未可知也。臣之為是說者。非欲以聳陛下之聽而行己之言。蓋亦有見焉耳。請試言其大者。遂亮之南寇也。海道舟楫。則平江之匠實為之。淮南惟秋之防。而盛夏入寇。則無錫之士實甚之。剋敵弓弩虜兵所不支。今已為之。殿司之兵。比他卒為驕。今已知之。此數者豈小事哉。如聞皆其北歸之人。叛軍之長。教之使然。且歸正軍民或激于忠義。或迫于虐政。故相板來歸。其心誠有所慕也。前此陛下嘗許以不遣矣。自去年以來。虜人間以文牒請索。朝廷亦時有曲從。其間有知詩書識義分者。如解元振輩。上章請留。陛下既已旌賞之矣。若俗所謂泗州王等輩。既行之後。得之道路。皆言陰通偽地。教其親戚。訴諸虜庭。移牒來請。此必真心有所不樂於朝廷者。若此曹雖闖礙無幾。累千百數。舉發以歸之。固不足卹。然人之度量相越。智愚不同。或

中亦有所謂傑然自異者。惠生所忽。漸不可長。臣願陛下廣含弘之量。開言事之路。許之陳說。利害官其可採。以收拾江南之士。明詔有司。時散俸廩。以優卹歸明歸正之人。外而初州縣吏。使之蠲除苛歛。平亭獄訟。以紓其逃死。當憤無所伸懇之心。其歸正軍民。或有妻家而猶言願行者。此必陰通偽地。情不可測。朝廷既無負于此輩。而猶反覆若是。陛下赫然誅其一二。亦可以絕其姦望。不然。則縱之而不加制。玩之而不加卹。恐他日萬一有如先朝張源吳昊之西奔。近日苑亘生之北走。或能馴致邊陲意外之擾。不可不加意焉。臣聞之魯公父文伯死。有婦人自投于房者二人。其母聞之不哭。曰。孔子賢人也。遂于魯。而是不隨。今死而婦人為自殺。是必于其長者薄於其婦人厚。議者曰。從母之言。則是為賢母。從妻之言。則不免為妬妻。今臣之論歸正歸明軍民。誠恐不悅臣之說者。以臣為妬妻也。惟陛下

深察之。其久任曰。臣聞天下無難能不可為之事。而有能為必可成之人。人誠能也。任之不專。則不可以有成。故孟子曰。五穀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稊稗。何則。事有操縱自我。而謀之已審。則一舉而可以遠成。事有服叛在人。而謀之雖審。亦必持久。而後可就。蓋自古夷狄為中國患。彼皆有爭勝之心。聖人方調兵以正天誅。任宰相以責成功。非如政刑禮樂。務之自己。收之亦自己之易也。朝而用兵。夕而遠勝。公卿大夫交口歸之曰。此宰相之賢也。明日而臨敵。後日而聞不利。則群起而誅辱之曰。宰相不足與折衝也。乍賢乍佞。其說不一。於是人君亦不能自信。欲求之立事。難矣哉。臣讀史。嘗竊深嘉越勾踐。漢高祖之能任人。而種蠡良平之能處事。驟而勝。遽而敗。皆不足。以動其心。而信之專。期之成。皆如其所料也。觀夫會稽之攝。五年而吳伐齊。虛可乘也。種蠡如不聞。又四年。吳伐齊。虛可乘也。種蠡反

發兵助之。又二年。吳伐齊。未勝。而種蠡始襲破之。可以取之。種蠡不取。又九年。而始一舉滅之。蓋歷二十又三年。而勾踐未嘗以為遲。而奪其權。豐沛之興。秦三年。漢敗于薛。漢元年。高帝厄于鴻門。又二年。劔于彭城。又三年。困于滎陽。又五年。不利于夏南。良平何嘗一日不稜之計議。然未免于齟齬者。蓋歷五年。而始踰項立劉。高帝亦未嘗以為踈。而奪其權。誠以一勝一敗。兵家常勢。懲敗。扭勝。非策之上。故古之人。君其信任大臣也。不問于讒說。其圖回大功也。不卸于小節。所以能責難能。不可為之事。於能為必可成之人。而收其功也。虜人為朝延患。如病疽焉。病根不去。終不可以為身安。然其決之也。必加炷刃。則痛亟而無後悔。而其銷之也。止於傳餌。則痛遲而終為大患。病而用醫。不一其言。至炷刃方施。而傳餌移之。傳餌未盡。而炷刃奪之。病不已。而乃各醫。吁。亦自惑也。且禦戎有二道。惟和與戰。和固非

長策。然太上皇帝用秦檜一十九年而無異論者。太上皇帝信之之篤。而秦檜守之之堅也。今日之事。以和為可以安。而臣不敢必其盟之可保。以戰為不可講。而臣亦不敢必其兵之可休。惟陛下推至誠。疎讒慝。以天下之事。盡付之宰相。使得優游無疑。以悉力于國。則可和與戰之機。宰相其任之矣。唐人視相府如傳舍。其所成者果何事。淮蔡之功。裴度用而李師道遣刺客以緩師。高霞寓敗而錢徽蕭悅以為言。憲宗信之深。任之篤。令狐楚之罷為中書。李逢吉之出為節度。皆以沮謀而見疎。故君以漸。臣以忠。而能成中興之功。而頃者張浚雖未有大捷。亦未至大敗。符離一剄。召還揆路。遂以罪去。恐非越勾踐。漢高帝。唐憲宗。所以任宰相之道。非特此也。內而戶部出納之源。外而泉貨總司之計。與夫邊郡守臣。屯戍守將。皆非朝夕可以責其成功者。臣願陛下要成功于宰相。而使宰相責成功于守臣。守

將。俾其各得專於職治。而以祿秩旌其勞績。不必輕移遷。則人無苟且之心。樂于奮激。以自見其才。一網既舉。衆目自張。天下之事。猶有不辦者。臣不敢信其然也。其詳戰曰。臣聞鳴梟不鳴。要非祥禽。豺狼不噬。要非仁獸。此虜人雖未動。而臣固將以論戰。何則。我無爾詐。爾無我虞。然後兩國可恃以定盟。而生靈可恃以弭兵。今彼嘗有詐我之情。而我亦有虞彼之備。一詐一虞。謂天下不至於戰者。惑也。明知天下之必戰。則出兵以攻人。與坐而待人之攻也。孰為利戰人之地。與退而自戰其地者。孰為得。均之不免於戰。莫若先出兵以戰人之地。此固天下之至權。兵家之上策。而微臣之所以敢妄論也。詳戰之說。奈何。詳其所戰之地也。兵法有九地。皆因地而為之。勢。不詳其地。不知其勢者。謂之浪戰。故地有險易。有重輕。先其易者。險有所不攻。破其重者。輕有所不取。今日中原之地。其形易。其勢重。者。果安在哉。

曰山東是也。不得山東則河北不可取。不得河北則中原不可復。此定勢非臆說也。古人謂用兵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臣竊笑之。夫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固也。若夫擊其首則死矣。尾雖應其庸有濟乎。方今山東者虜人之首。而京洛關陝則其身其尾也。由泰山而北。不千二百里而至燕。燕者虜人之巢穴也。自河失故道。河朔無濁流之阻。所謂千二百里者。從枕席上過師也。山東之民。勁勇而喜亂。虜人有事常先窮山東之民。天下有變而山東亦常首天下之禍。至其所謂備邊之兵。較之他處。山東號為簡略。且其地於燕為近。而其民素喜亂。彼方窮其民。簡其備。豈真識天下之勢也哉。今夫二人相搏。痛其心則手足無強力。兩陣相持。謀其營則士卒無鬥心。故臣以謂兵出沐陽則山東可指日而下。山東已下。則河朔必望風而震。河朔已震。則燕山者

臣將使之塞南門而守。請試言其說。虜人列屯置戍。自淮陽以西。至於沂隴。雜女真渤海契丹之兵。不滿十萬。關中洛陽京師三處。彼以為形勢最重之地。防之為甚深。備之為甚密。可因其為重大為之名以信之。揚兵於川蜀。則曰關隴秦漢故都。百二之險。吾不可以不爭。揚兵於襄陽。則曰洛陽吾祖宗陵寢之舊。廢祀久矣。吾不可以不取。揚兵於淮西。則曰京師吾宗廟社稷基本於此。吾不可以不復。多為旌旗金鼓之形。陽為志在必取之勢。已震關中。又駭洛陽。已駭洛陽。又聲京師。彼見吾形。忘吾勢。必以十萬之兵而聚三地。且沿邊郡縣亦必皆守而後可。是謂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如此則燕山之衛兵。山東之戶民。中原之募軍。精甲銳兵。必悉舉以至。吾乃以形聲之使。不得遽去。以勢留之。使不得遂休。則山東之地。固虛邑也。山東雖虛。竊計青密沂海之兵。猶有數千。我以沿海戰艦。馳突於登萊沂密淄濰之境。彼

數千兵者。盡分於屯守矣。山東誠虛。盜賊必起。吾誘群盜之兵。使之潰裂四出。而陛下徐擇一驍將。以兵五萬。步騎相半。鼓行而前。未三日而至兗鄆之郊。臣不知山東諸郡將誰為王師敵哉。山東已定。則休士秣馬。號召忠義。教以戰守。然後傳檄河朔諸郡。徐以兵躡其後。此乃韓信所以破趙而舉燕也。天下之人。知王師恢復之意。堅虜人破滅之形。著則契丹諸國。如窩幹鷓巴之事。必有相軋而起者。此臣所以使燕山塞南門而守也。彼虜人三路備邊之兵。將北歸以自衛耶。吾已制其歸路。彼又虞淮西襄陽川蜀之兵。未可釋而去也。抑為戰與守耶。腹心已潰。人自解體。吾又將突出其背而夾擊之。當此之時。陛下築城而降其兵。亦可驅而之北。反用其鋒。亦可縱之使歸。不虞而後擊之。亦可。臣知天下不足定也。然海道與三路之兵。將不必皆勇。士不必皆銳。蓋臣將以海道三路之兵為正。而以山東為奇。奇者

以強。正者以弱。弱者牽制之師。而強者必取之兵也。古之用兵者。唐太宗其知此矣。嘗曰。吾觀行陣形勢。每戰必使弱常過強。強常過弱。敵遇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然此特太宗用之於一陣間耳。臣以為為天下之勢。避實擊虛。不過如是。苟曰不然。必將驅堅悉銳。由三路以進寸攘尺。取為恢復之謀。則吾兵為虜弱久矣。驟而用之。未嘗不敗。近日符離之戰是也。假設陛下下一舉而取京洛。再舉而復關陝。彼將南絕大河。下燕薊之。東逾泗水。漕山東之粟。陛下之將帥誰與守此。曩者三京之役是也。借能守之。則河北猶未病。河北未病。則雌雄猶未決也。以是策之。陛下其知之矣。昔韓信請於高祖。願以三萬人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言於光武。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遂收富平。而東下齊。皆越人之都。而謀人之國。二子不以為難。能而高祖



光武不以為可疑。卒藉之以取天下者。見之明而策之熟也。由今觀之。使高祖光武不信其言。則二子未免為狂。何者。其言落落而難合也。如臣之論焉。知不有謂臣為狂者乎。雖然。臣又有一說焉。為陛下終言之。臣前所謂兵出山東。則山東之民必叛虜。以為我應。是不戰而可定也。議者必曰。辛巳之歲。山東之變亦大矣。然終無一人為朝廷守尺寸土以基中興者何也。臣之說曰。北方郡縣可使為兵者。皆鋤犁之民。可使以用此兵而成事者。非軍府之黥卒。則縣邑之弓兵也。何則。鋤犁之民。寡謀而易惑。懼敗而輕敵。使之堅戰而持久。則敗矣。若夫黥卒之與弓兵。彼皆居行伍。走官府。皆知其指呼號令之不可犯。而為之長者。更戰守。其部曲亦稔熟。其賞罰進退之權。建安之初。如孔彥舟。李成。輩殺長吏。驅良民。膠固而不散者。皆此輩也。然辛巳之歲。何以不變。曰。東北之俗。尚氣而取于人。當是時。耿京王友直輩

奮臂隴畝。已先之而起。彼不肯俯首聽命。以為農夫下。故寧嬰城而守。以須王師。而自為功也。臣嘗揣量此曹。間有豪傑。可與立事者。然虜人薄之。而不以戰。自非土木之興築。官吏之呵衛。皆不復用。彼其思一旦之變。以逞夫平昔悒快勇悍之氣。抑甚於鋤犁之民。然而計深慮遠。非見王師。則未肯輕發。陛下誠以兵入其境。彼將開門迎降。惟恐後耳。得民而可以使之將。得城而可以使之守。非於此焉擇之。未見其可也。故臣於詳戰之末。而備論之。

左宣義郎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員與宗上書曰。臣聞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蓋人心不感則離。離則天下之不和。不平者將應之矣。人心之感不感。聖人初不問乎內外也。以信示人。無人不信。以惠懷人。無人不懷。使天下畢信畢懷。是之謂德感也。恭惟祖宗建置社稷。餘二百年。永永傳不替之象。獨非有以德感人者乎。此不

可不稽也。臣愚不佞。待罪三館。鄉者丙戌之秋。嘗入建請。北方歸正之士。拾遺奉襲冠帶。本非前日一都督府力能誘而未之者。誠以吾宋有大義。中國有至仁。北方將士樂歸陛下之德。只也。陛下感之亦極矣。願幸加意以禮始終之。是時國家未萌還俘虜之議。而臣之預言如此。陛下過聽。未以下臣迂愚。其後繼用王友直於江上。將王宏於步軍。其餘才武。以次錄用。此聖主至斷至明者也。中外率以為是。今者虜因盜賊之萌。乃起俘虜之請。茲事體大。應酬若失。使關安危。臣日夜念此至熱也。陛下若曲徇外庭之言。不計利鈍。不愛歸附。姑曰還其十百。以緩目前之患。臣恐患自此滋矣。且王言如日。外庭乃欲蝕之。使朝廷前日為義。今日為不義。前日示仁。今日為不仁。虧敗德意。莫甚於此。又况俘虜一搖。懼者必眾。十可以聚百。百可以合千。風塵飛揚。肘腋為憂。其可畏也。其性純良者。自此生心。其慕教化者。

自此絕望。懷反側者。自此有詞。心剽賊者。自此鄉導。陛下異時有事北方。必准以此。陛下縱欲募用其人。不識誰肯為陛下用乎。此臣所以痛心疾首也。今欲外圖帖息之計。內寬流附之心。陛下曷不試臣令畫三策於前。願臣之策。必不為此虜餌為中國羞也。用其一。則可以破不直之請。用其二。則可以塞無已之求。用其三。則可以成久禦之利。唯上所命也。謂宜今日因往來之使。或對境之使。遣之以書曰。近聞侍旺懷異。而楚州不知州之罪也。本朝居數千里外。其及知之乎。此因大國有言。然後覺之。其楚州官吏。並已竄謫。必邊軍民。並已戒約。則本朝凡嚴大國之意。可謂曲折矣。且侍旺自分必死。故支離其詞。奈何大國聽之。萬一本朝獲一姦。遂身分折黨。與入北界者。本朝亦聽之乎。如是。則不直之請可破矣。此臣策之一也。又遣之言曰。甲申之歲。大國議和。唐鄧海泗荆淮重地也。輒舉以遺大國。口血未

乾。繼有兩淮之役。俘取吾民凡數十萬。本朝無愛南北之赤子。患顧前盟不敢求也。今俘虜百十奔迸四出。死生莫知。大國累歲求之。獨何意歟。觀此似欲搖動和議。曲不在本朝。天地鬼神實臨之。如是則無已之求。可漸塞矣。此臣策之二也。傳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獨用兵。虞事亦然也。臣竊笑前者王琪等經理淮上。引見而對朝辭。而出。道路莫不指目。希置張皇。竟以泄露。諸將所以備虜者。近乎虛聲。而虜所以疑我者。積乎實禍。臣未聞事機不密而可用。驚鳥不伏而能擊者也。是乃虜所以數啓紛紜之談歟。今皆見之矣。臣謂今日之事。當卑其禮而長其息。賒其日以寬其詞。悠悠以勢處之。縱不見信。必無大侵。然後潛正師律。課農桑。陰蓄器械。使事興而衆不知。虜如我何。則久禦之利漸成矣。此臣策之三也。彼虜自辛巳及今。迭迭迭敗。豈真健者哉。謂秦無人。故直欲以威劫之耳。如不出臣三策。

則正隨虜討。悔無及也。或謂臣之三策當矣。陛下必審處之矣。陛下智勇能遠圖。天威能亟決。然尚有可慮者。太上之意主於和柔。故陛下下一切委順。今者欲出詞拒虜。恐不遑也。萬一生事。如太上何。如大孝何。臣愚以此正陛下所以事太上而稱大孝者也。大孝以安社稷為悅。使一旦歸附動搖。流人怨憤。憂獨不在社稷之間乎。昔唐肅宗起師靈武。猶不欲以賊遺君父。當時以孝與之。況陛下至孝萬萬。肅宗者乎。雖然。虜勢實不可保。陛下奈何不早為之策哉。漢七國削亦反。不削亦反。晉蘇峻召亦反。不召亦反。今臣度虜之勢。和亦變。不和亦變。特其變有早晚爾。而說者謂徑與俘虜。則繼今可以免禍。是猶抱虎而寢。指虎之終不噬已也。烏乎亦愚矣。曷若整楛飾。禦虎者。今廼欲專用抱虎之術哉。內外歸附。亦必用此。潛窺陛下以為榮辱死生之決也。措置一失。禍猶發機。從此殆矣。而可無思乎。陛下

下若賜清問之燕得熟數于玉陛顧首試臣三策以次畢用之若衆不附敵不悖榮名不成則是臣飾說欺君者也臣請正

秘書省正字趙汝愚論恢復奏曰臣竊惟陛下仰承太上付託之重于此九年矣凡祖宗之疆土未復兩世之讎耻未報竊惟陛下之責未已。是宜陛下朝不遑會夜不遑寐日積月累勤求所以為天下之道如拯溺救焚而不敢緩也雖然急趨無善迹促柱無和聲又烏可不量事勢苟為一切之計惟速之是務哉臣嘗竊聞或者之言謂陛下銳於圖事惟患兵籍之不多養兵既多始憂財用之不給內外虛耗軍士怨嗟於是苟有道可以豐財則利害未暇究也苟得人出以任事則能否未暇擇也兩淮城壘土脉膏潤而不暇待也沿江保甲徒擾無用而不暇恤也凡此數者亦由陛下不忘祖宗創業之勤而求之太速耳行之不已臣恐陛下求之愈速而其效愈遲也經曰必

有忍其乃有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今夫陛下之所為謀者豈細事哉臣愚伏望陛下廣恢廓之度建宏遠之規不以小利動其心不以速成敗厥事求賢為上立政次之事之可為者屢省而後為弊之可去者以漸而後去人事備而天時至區區戎虜有不足殄滅者矣汝愚乞撫安歸正人疏曰臣伏思天下之弊多矣然其大且逼者莫若歸正人彼皆祖宗涵養之餘不勝胡虜之暴一旦來歸如脫寇盜而得慈母其所望者深矣朝廷既不能盡滿其意而民間時時訛言咸謂虜人來有所索轉相驚動懷不自安夫以羈旅不自存之人而懷反側不自安之意豈得不深為之慮也為今日計要先求術以安之人情既安雖有姦宄不能動搖矣臣請試言所以安之之術其一換授官資之人並注添差差遣至易得也書鋪以其不知吏部格法百計邀阻所須貨賂數倍常人至有數月不得調者欲望聖慈令吏

部措置。明立榜約諸歸正人。並以到鋪之日為始。後兩月不檢差違。許至吏部陳訴。犯者重置典憲。仍詔州縣其合得俸給。並須按月支破。有積壓不支至一季以上者。令監司劾奏。其二北方豪傑之士。捐親戚。棄墳墓。間關而來。有闔門受戮而不顧者。其志豈存升斗之利哉。而所在例以儉荒待之。無以自達。鬱鬱叛去者亦多矣。欲望明詔諸軍管軍統制及緣邊監司守臣。依隆興元年薦舉武臣格式。有謀略沉雄。可任大計。寬猛適宜。可使御眾。臨陣驍勇。可鼓士氣。威信有聞。可守邊郡者。不以有無文武官資。各薦一二人。人以半歲為限。陛下親賜試問。擇可用者。隨才用之。雖拔十得五。未足以盡其人。而雍齒且倖其黨。亦粗慰矣。其三散在諸軍為兵者。人給錢絹不多。飢寒切體。進退無路。情實可矜。或者將校非人。一切指為北虜。勞逸異待。種種不同。遂令忠義之心。積成愁怨之氣。國家財賦少積。眾未能均。

有所濟。猶宜遴選將帥。能與士卒同甘苦者。得勤而撫之。向庶幾其可也。凡此三者。臣日夜念之。方時無虞。隱伏未見。小有風塵之警。懼非法令之所能制也。惟陛下留神幸甚。

汝愚又上自治之策曰。臣竊賤無取。誤蒙陛下恩私。選自諸生。擢登禁路。非惟身荷寵祿。且將澤及子孫。致命捐軀。誓難圖報。又念國家靖康之難。同姓一時俱北行者。蓋數千人。然則家國之事。臣實義同休戚。今身雖在遠。苟可以效涓塵之益者。誠不當畏避。蓄縮以疏遠自疑也。惟陛下留神幸甚。臣伏自去歲夏中。傳聞北虜還歸本土。緣臣僻居海角。無從詢問虜中事體。臣仰惟陛下英明獨運。威略如神。多士盈庭。筭無遺策。使臣空竭肺腑。何補毫芒。但以世受國恩。不無私憂過計。竊謂虜情難測。未可輕言。迹其盜據幽燕。比年似亦安靜。今乃無故妄動。其間必有深謀。或者謂其嫡庶不分。兄弟爭立。虜酋

牽制不斷。將分國而王之。昔趙武靈王既立少子而復愛長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而身及於難。漢五單于爭立。而其國遂衰。設如或者之言。在彼誠為失策。然臣竊聞虜酋既老。而常有敬慕太上皇帝之心。故築宮以仁壽為名。久欲為傳授之事。使其復愛長子。欲裂土而封之。亦惟下一紙之命。則其事即日可定矣。何至捨其已成之業。而犯眾情之所難。棄中原之奧區。而退伏於絕漠苦寒之地。彼又豈不知陛下卧薪嘗膽。志在規恢。胡為遠自適藏。深形退屈。兵法有進無退。義豈其然。臣謂朝廷正當深察其情。而思所以待之之策。未可直謂其施為悖謬。而遂有輕視強敵之心也。臣輒不量淺陋。伏而思之。而得三說。其一。臣昨在吏部時。聞虜人之長子號許王者。強暴不仁。專好武事。志在傾奪。將為亂階。臣始聞之。常竊私喜。其心亦有謂不然者。今臣之所治。雖在南方。而官吏之中。多北來人士。以間亦有久

在淮南。而熟知淮北事體者。皆言其人強忍堅志。素著狡謀。樓納雄豪。收採時譽。常至公淮。措置邊事。皆乘驛騎奔馳。馳去倏來。人不知其為虜酋之子也。且謂其人不死。必能大為邊患。使虜人善自為計。委之而據汴都。授以偏師。用為藩屏。則國家將倍勞戍。守邊境未易得安。而虜酋在燕。以重勢臨之。彼亦安能篡奪。今若陰伏其父歸伏舊巢。察其姦心。用志非小。其人蓋將挾君父之勢。間兄弟之情。乘北方士馬之強。為併吞其國之舉。發遲禍大。可為深憂。其二。虜人自得國以來。蓋常以北方為根本。如漢高祖與項籍轉戰。榮陽京索間。而以關中為根本。安祿山雖盜據洛陽。而以范陽為根本。之類是也。竊料虜人三世篡奪。不能不過為隄備。今將立其少子。而心或者議其後也。故以其身退居根本之地。而壓之以重勢。俟其少子之徐議。後圖然則一時之計。雖若煩勞。恐其因事制宜。亦未為深失也。臣又聞方

運亮時剪滅宗室完顏氏多死者獨今虜酋佯為有疾退居遠郡若無能為一旦乘運亮之動取其國如探囊逮其僭據許時亦絕不生遼事臣觀其人似亦非輕舉妄動者蓋恐其間必自有說也其三或者疑其曩時篡弒皆在己年今茲北遷將為厭勝恐自虜酋得國今已二十餘年蓋嘗歷癸巳之歲矣未聞有厭勝之事何也夫抵人之常情安土重遷言凶悔吝皆生乎動誠使虜人無故妄動別無他謀而違逆眾情勞役百姓中原父老固已不堪其擾矣又用其隨行奴奸甚有遁逃去歲苦寒人畜多死如是不已孰不怨嗟稱恐其間將有豪傑之士如晉石勒劉聰之徒乘間俟隙崛起自奮的則請朕強則自固亦將重煩朝廷經理也臣竊料虜情為是三說可觀事勢朕先已萌遠不踰三年近或止暮歲事機一發利害萬端不審陛下萬機之餘亦嘗深念及此否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共政刑雖大

國必畏之矣臣觀自古敵國相對常苦難得閒暇之時况其預備於無事之先故能患至而無恐臣謂朝廷及今閒暇當亟圖所以自治之策不宜視同常務使有後時之悔也臣觀自古國之治亂兵之強弱全在得人然則搜選人材最為當今急務練兵理財又次之陛下聖意憂勤蓋思一旦用兵之際自東徂西凡備敵者幾處為總帥者當用幾人將佐中素有威望可以獨當一面者幾人本府賓贊能知兵家事體緩急可以濟務者幾人兵法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陛下恭儉焦勞內帑所儲有可支幾歲自古兵連禍結亦豈可以歲月計哉惟昔辛巳之役上入垂祐運亮伏誅甲申之役虜人實有厭兵之意故兵纔及境不數月而遂解要不可以是為準也臣觀自古用兵不計勝負惟能持久者終成帝業陛下復料今日之兵將財力事勢能以持久而不困乎石曰祖宗德

澤威人甚深。中原故老常有謳吟思漢之意。一旦北方有變。必有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朝廷乘破竹之勢。中原遂可傳檄而定矣。初不待歲月持久也。臣仰惟陛下自即尊位。于今二十餘年。威德美意日新一日。是宜上符天道。下順人情。克復之期。不俟再舉。然臣猶謂取諸已者可信。而責於人者難期。正須朝廷國勢安彊。然後豪傑可收為用。若昔晉宋之際。蓋無日不望中原豪傑之助也。然計其功效。終成畫餅。故臣惟願陛下勤於自治而已。兵法又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又曰。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又曰。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今虜酋北徙。國人既知之矣。然其所以北徙之意。朝廷猶未能深得其情。是則諸將用間不密之過。臣聞昔楊存中在紹興諸將中。最為不及。然其設心措意。猶是向公。如李顯忠輩。方得罪。悉捨棄置閭廢之中。在中為之傾貲。

結納。故能卒收其用。臣聞存中每遣間諜。輒委之數萬緡。恣其所往。皆數年而後歸。故能深得虜人之情狀。今之諸將。孰可任此。臣愚伏望陛下內則親詔大臣。選擇材以脩政事。外則密諭將帥。厚遣間以覘敵情。至於近邊移戍修城。凡動人耳目之事。皆可少緩。而弗為虜人所欲。歲幣亦宜如數遣發。不必與之深較。嚴戒邊吏。毋得輕輒生事。俾其安意肆志。不復以我為疑。然後養威蓄銳。而徐觀其變。則庶幾其可圖矣。臣僭越狂妄。冒瀆天威。不任皇懼待罪之至。

戶部侍郎汪應辰論國用。士風軍政。疏曰。臣仰惟陛下初即大位。群臣百姓。拭目傾耳。以觀化聽令。其精微遠大。雖非見聞可及。而動容周旋。一以禮法仁孝之行。恭儉之德。惻怛愛民之心。謙虛盡下之誠。類皆出於聖性之自然者。以至收召名士。博求直言。追錄忠烈。莫不犁然富於人心。中外稱誦。以為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孔子曰。三代之



王也。必先其令聞。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夫豈有意於求名哉。蓋昔之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享者以其民悅服之有素也。誠因始初清明之政。中外悅服之心。推其所已為。求其所未至。凡人心之所欲。而今日之所當行者。舉而措之。以幸天下。蓋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事半古人。而功倍之矣。臣請言人心之所欲。而今日之所當行者。惟陛下財擇。自用兵以來。有司於常賦之外。所以搜求。征取者。名色不一。蓋十倍於漢唐與祖宗之時。而不翅也。刑郡為之。匱乏。百姓為之凋敝。宜其財聚於上。不可勝用矣。而大農常有不足之憂。則夫今日之國用。不可以不理也。平居無事。將帥之臣。坐享貴富。一旦警急。聞命。則遽延而不前。望敵則皇遽而自却。事平之後。益自夸詡。論功第賞。動以數萬。若其名譽之虛實。技勇之高下。皆不可得而考核。則夫今日之軍政。不可以不備也。以便文自營。為得計。以因循苟

且為練事。希功者肆意於誕謾。而不疑。逐利者甘心於放蕩。而不耻。朝廷所託材器。職業者萃於群下也。而積習如此。將何望焉。則夫今日之士風。不可以不變也。以陛下之仁聖。而因始初清明之政。中外悅服之心。慨然欲大有為於天下。以此三者為當務之急。酌之衆論。參以時變。先甲三日而究其所以然。後甲三日而慮其將然。是非之理。本末之序。既已參於前矣。言之則必可行。行之則必可久。任使賢能。必盡其人之材。賞罰功罪。必當其事之實。騁浮辭者。不得以亂真。挾私意者。不得以害正。斷之以不惑。持之以不倦。未有不還至而有效者也。國用理。則民可裕矣。軍政備。則兵可強矣。士風變。則政事可舉矣。內以治吾之國家。外以制敵。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昔漢之文景躬行節儉。則有家給人足之效。宣帝總覈名實。則有吏稱職民安業之效。夫以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而又有能致之資。其於天下

之事。特患有所不為。爾竊惟太上皇帝以天下之大。付之陛下。夫豈苟然而已哉。蓋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太上皇帝既得其所難矣。陛下當思所以任其難者。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毋忝所生。時之不可失也。微臣不勝拳拳之至。

直煥章閣王師愈上奏曰。臣聞天位於上。雷動於下。其卦曰無妄。以四時言之。春夏之發生。雷雖震驚。人不以為妄。所當然也。故能成育物之功。秋冬之歛藏。雷雖隱然而有聲。人莫不惕然而駭聽。蓋其動也妄。必有札瘥癘疫之患。聖人體天以立極。法天而圖治。安平之時。出入起居。罔有不斂。發號施令。罔有不減。非以其材略智術足以高天下。亦以其動靜本於天理之自然。不撓乎人為之私也。是以濟大業者。當艱難之時。或速而有成。或緩而有成。究其所以然。皆無妄也。漢高之王漢中。未幾而長驅於滎陽。京索間不五載而成帝業。蓋因

恩東歸之士。其動不可以緩也。諸葛亮之相蜀。國事未定。則閉關息民以圖之。其動不可以速也。臣又聞善圖治者。如良醫之療疾。固有指日而致效者。亦有累月而致效者。氣血未衰。偶為外邪所乘。或汗或下。其效立見。此豈待藥月之久哉。若夫沉痾之餘。羸然若然。必在乎固其本元。養其精神。強其筋力。反欲投瞑眩之劑。求指日之效。又欲娛之以華嚴宴樂之奉。其可哉。方今天下之患。胎於熙豐。結於崇觀。潰裂於靖康。爰自紹興之初。上下相維持。將復振矣。未幾用事之臣。又從而弱之。章穎天啓聖明。陛下嗣膺大統。規恢十年。始有蘇息安強之兆。實社稷生民之福也。伏願陛下遠稽羲經之無妄。俯察良醫之治病。備我之備。待彼之累。毋欲速而輕動。其不能成萬全之勳者。臣未之信也。

師愈為長沙守。上奏曰。臣聞濟大業者。不可畏敵人之威強。亦不可

喜敵人之失德。畏其威強。則心必怠。喜其失德。則心必驕。驕與怠一萌於胸中。而能圖回者鮮矣。三代而下。遇強敵者。莫如漢高祖。方項羽席戰勝之威。以入關。分王諸侯。可謂強矣。高祖則未嘗畏焉。羽之慄悍猾賊。所過殘滅。可謂失德矣。高祖則未嘗喜焉。竟趨漢中。務寬仁以收民心。廓大度以用人傑。終能遂其欲東之志。五載而成帝業。其規模為何如。靖康之變。亘古所無之恥。不共戴天之讎。將五十年矣。在當時見聞其事者。壯者已老。老者已死。今之年三四十者。雖語以當時之事。已茫然矣。此讎此恥。殆將忘之。祖宗在天之靈。函海忠義之心。所望雪此恥。復此讎。有待於陛下。陛下亦以雪恥復讎為己任。即位以來。宵旰焦勞。未嘗不在是也。然以強弱之勢論之。虜人土地之衆。金穀之富。車馬之壯。雖元魏所不逮。自古夷狄之威。未之有也。世之畏縮守和議者。必持是說。為曾不知強弱盛衰。相為消長。未

有強而不弱。威而不衰者。厥今虜勢安知天意不祗。給其惡而殲焉。所謂其強易弱。其威易衰。况加之以淫言。中原之民。怨入骨髓。以是觀之。其可畏乎。世之輕狂妄議。進取者。往往又喜是說。謂可以指日恢復。曾不思國家素備。果何如哉。己己之歲。逆亮篡奪。辛巳之歲。逆亮自斃。天授機會如此。國家不能進。跬步取尺寸。去良由無素備也。何謂素備。一曰。脩己任德。以承天意。二曰。實惠及民。以固邦本。三曰。廣收英傑。以為股肱。四曰。據要害之地。以壯形勢。五曰。練兵足用。以待進取。此五者。人皆能言之。陛下亦飽聞而厭聽。人多以為腐儒常談。殊不知五穀無異味。而能療飢。布帛無異采。而能禦寒。五者雖若常談。實圖回之先務。要在深思而力行。既有素備。機會之來。斯能乘之。何謂機會。或骨肉爭國。或種落離叛。或姦雄割據。或大盜蜂起。或輕動深入。皆機會也。魏相曰。兵應者勝。素備已脩。或逢機會。以應兵

乘之。而不能成商宗周宣漢光武之業者。未之聞也。苟惟不此之務。徒能張虛氣。出大言。忘遠慮。爭小利。而曰能圖恢復者。非臣所知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十四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十五

經國

宋孝宗時。朱熹上奏曰。臣竊觀今日之論國計者。大槩有三。曰戰曰守。曰和而已。然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有失。是以三者之中。又各有兩端焉。蓋戰誠進取之勢。而亦有輕舉之失。守固自治之術。而亦有持久之難。至於和之策。則下矣。而主其計者。亦以為屈己愛民。蓄力觀釁。疑敵緩師。未為失計。多事以來。此三說六端者。是非相攻。可否相奪。於冥冥之中。諺者各飾其私。而聽者不勝其眩。雖以陛下之明。蓋未能斷然無惑。志於其間也。臣竊以為此其所以然者。由不折衷於義理之根本。而馳騫於利害之末流故也。故臣嘗竊妄謂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為先。是理既明。則九所當為。而必為。所不當為。而必止者。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臣請復指其實。而明

